



曾子問第十五

此篇曾子問曰三十八而孔子答之凡三十四故摘曾

子問三字名篇孔子自言者四子游問者一子夏問者

一記人自記者一通四十一章應氏曰曾子以篤慤醇

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

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

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

所防慮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

其或講明之不以素而粹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

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祭吉凶雜出而不齊之

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

必辨其纖悉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

疑遂使其千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

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

又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畧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
面於西階南大祝禋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祝

音泰禫
婢支切

鄭氏曰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
禫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禫冕緹冕也玄
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禫冕則大夫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清
淨也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清
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朝夕哭位幣小宰所
主舉而下理之階間孔氏曰此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世
子生則不告西近殯位階南階下也卿大夫等皆衣衰服北
面大祝禫冕明卿大夫等不禫冕也禫冕禫衣而冠冕也孤
卿則緇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則玄冕此大祝以大夫為之
故服玄冕為禫冕也束帛十端五兩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
五兩三玄二纁也堂下告則大遠故升西階盡等級不升堂
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于殯東几筵上遂哭
哭竟而降階君之親及諸臣及婦人皆哭不踊反哭位
於位不更哭遂行朝奠禮奠訖小宰乃升舉幣而下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禫冕少
師奉子以哀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
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
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
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大宗音泰少去
聲奉芳勇切從才用

切見賢
遍切

鄭氏曰三日負子日也如初位初告生時也宰宗人詔贊君
事者奉子者拜哭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亦謂朝奠孔氏曰
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
儀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內則云國君世子生日子生
三日也今既在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則見君三月為名之時始
生已用今禮殺故不用也大宰是教禫冕祭服大宰是主宗廟
之官初不禫冕今為奉子接神故服禫冕祭服大宰是主宗廟

亦從子升堂記不云升堂文不具爾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
子故與子皆着衰也皇氏及王肅謂以衰衣而奉之諸侯五
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殯異於未殯也祝
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
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
列位而哭今宰祝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
哭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則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
殺故子入附乃哭止也宰宗人大宰大宗也祝先子從者從
吉祭之禮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
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
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
言從者以子為主故畧而不言也殯以東為前殯前謂當殯
之東稍南北面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隅其宰及
宗人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
而西面也祝聲以警神前告牲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
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也警神之後祝告曰夫人某氏
之子某從執事敢兄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之子
某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
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矣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
踊者未即位故也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士俱在階下北面哭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
者三堂上皆降自西階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皆袒
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皆袒至
此子乃踊房中亦踊祝宰宗人及卿大夫反位亦皆踊也子
乃襲時亦袒踊者亦皆三者
乃襲杖乃朝奠乃出

鄭氏曰因負子名之於喪禮畧也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
川爾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故越社稷告之孔氏
曰按內則左傳皆三月乃名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者以
喪事促遽於禮簡也見殯之時既以名告非謂告山川之時
始作名也皇氏以
見殯後乃作名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
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孔氏曰前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禰
父殯宮之主也葬後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于主漸神事

君大夫士一節也

孔氏曰言上來從極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為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無尊卑之異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使色事切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善乎者善其問難明也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孔氏曰卿大夫士之家非君命所使私相傳舍謂之私館公館公家所造之館與及公命所使使傳舍之處君所命傳舍者即是卿大夫之家但有公命故復私謂之公館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冕而出視朝命祝史

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

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朝音潮牲當作制

鄭氏曰祖禩皆奠幣以告之告與互文也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禩冕為將廟受也禩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典庫者命者勅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較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牲幣當為制幣制幣一丈八尺孔氏曰按覲禮侯氏禩冕天子受之於廟諸侯視朝當玄冠緇衣素裳今服禩冕者為牲朝天子天子將於廟受已之禮乃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告于祖奠于禩是告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臨行再告也徧告宗廟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故云五官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畱守總主羣吏故不顯言命卿也祖道祭神而后出命祝史告待告徧乃行為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畱不去則非禮故以五日為限澄曰反亦如之謂親告祖禩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

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鄭氏曰道近或可不親告祖朝服為事故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孔子曰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着臨朝聽事之服熊氏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服聘禮故謂之朝服論語吉月必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出不云告祖或道近變其常禮爾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不殊也方氏曰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畧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亦有隆殺與五官如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是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

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夫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齊側皆切從才用切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附之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祝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者孔子曰凡祭祀皆乘王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謂新遷廟之主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象生人聚集至卒哭之明日以新死者祫祭于祖故祖主先反廟也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則祝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則祝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謂出已廟而往大祖
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已廟廟中則不蹕似壓於尊者
之外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天子崩至必蹕皆老
也亦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文從天子崩至必蹕皆老
聃所云也方氏曰行必以遷廟主者以天子之崩薨與去其國
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主也崩薨與去其國
廟無主者示神人休戚同也裕祭時亦廟無主者以合食示
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可虛乎澄曰遷廟無主謂祔禘時所
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
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
之以行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
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
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
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主
命皇氏云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出行即埋之階間
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云每告一廟
以一幣王告畢若將所告遠祖禰幣王行即載之而去若近
親幣王不以出者即埋之還時以此載行幣王告於遠祖事
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王
也澄曰世遷主請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行當毀之廟
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
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
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之命也受封之世止有大廟則告
大廟而以其幣王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
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
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正傳繼未及八
世者亦未有當毀之廟而無遷主其禮蓋亦如此唯商祖契
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所告無主也鄭氏曰
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與音余亟起吏切

鄭氏曰曾子問此怪時有之孔子以尊喻卑也孔氏曰天之
日土之王嘗禘郊社之上尊也尚不可二喪之孤廟之主早
也唯二可知澄曰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邦
者唯王一王裕嘗之所尊唯一大祖禘祭之所尊唯一所自出
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若王若后土所尊之神在
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上若王若后土所尊之神皆
唯有一而無二況主喪之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此總明孤
與主不可有二之義下文乃述今世所以有二主二孤之由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歲諸祖廟廟有二主自
桓公始也

鄭氏曰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偽主非也
孔氏曰亟數也數舉兵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也言作
假主以行而反歲於
祖廟故有二主也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
辭不得命公為主客人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

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
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靈公先桓子以魯哀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
出公也鄰國君之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
已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辨猶正也孔氏曰出公輒靈
公孫也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非國之大事故畧而不
書鄰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唯君拜賓爾康子但
當哭踊又拜非也亦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
敢辨正也曾子所問前孤後主答曾子時去桓公已遠二主行
在前衛君之事在後也孔子答曾子時去桓公已遠二主行
之已久故云自桓公始康子正當時孔子之時未可知後代
以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康子後代之
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依二孤則莫
適為主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
自桓公始造端也若朝服之過也山陰陸氏曰是言過
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過也山陰陸氏曰是言過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

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與音余

按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國君
之子之慈母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有國君
君之子之慈母三年無服其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儀禮
喪服篇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者是也謂妾之無子者妾
子之無母者父母命妾曰女以是為子命子曰女以是為母如
是則妾視此子如已親生子事此母如已親母蓋重父之命
故生養之如已之親母死喪之亦如已之親母齊衰三年也
據禮經傳所言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適子已無此母矣
名為慈母也其一國君之子無服之慈母者內則云國君不
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在子師之下保母也子師擬三
孤之師保母擬三孤之保慈母在子師之下保母之上則擬
於傳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內則如傳之慈母言也下
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也下
文遂引魯昭公之事鄭氏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禮所云乃
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孔
子指國君之不服子言則無服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小
功父卒乃不服孔子曰士為庶母總以慈已加服小功也士

之妻自養其子不得有慈已之庶母熊氏云士適子無母命妾慈已亦為之小功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總爾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
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違古之禮而
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
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
自魯昭公始也少喪為並去聲

鄭氏曰良善也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公之言又非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感容又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孔氏曰王肅所足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山陰陸氏曰練冠喪慈母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可矣不愛其母而愛慈母何足恠也澄曰為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為之服一非也亦有司援正禮以諫止之而公援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

舉以徃臨歛時當聖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鈞之繩
悉合離解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於聖周中檀弓云聖周葬
中殤下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
車一乘既有遺車即不得聖周與機而葬也諸侯庶長中殤
車一乘則宗子亦不聖周與機而葬其下殤則與機其大夫
之適長中殤遺車一乘亦不與機下殤無遺則與機也王之
適庶長中下殤並皆與機其長殤雖無遺車年既長大不可與
車則中下殤並皆與機其長殤雖無遺車年既長大不可與
下殤同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徃之墓從成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
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
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立問之曰夫
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如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
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

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

疢患吾聞諸老聃云

壙古鄧切夫音扶數讀為速朝音潮疢始占坎

鄭氏曰壙道也變謂異禮巷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謂日食也明反明復也已止也數讀為速舍奠每將舍奠

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姦寇也安知其不見星為無日而愿作豫止也疢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

有患害不為也孔子曰曾子問葬引至塗值日食則變常禮而停住乎且遂行乎孔子答以已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

令止柩待日光明返回而後引柩此行按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相左者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

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也孔子云柩務速葬不可迴返今止柩對南嚮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夜豈如早行

至墓赴其吉辰也老聃言柩見星而行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疢患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也患也方氏

曰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有不測之患也苟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為

愈於行益止則安行則危其行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疑於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其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

右記喪之變禮失禮等事凡十章子生有常禮君薨而生則其禮變君薨有常禮在外而薨則其禮變臣之在外而卒亦然孔子言諸侯出一章曾子問師行二章非記喪禮因前章之文而以類附記者有二孤及喪慈母則喪之失禮棺下殤及遭日食又喪之變禮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雷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

火不以方色與兵見賢遍切幾居豈切大音泰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爾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孔子曰鄭注示奉時事解方色有所討解兵也周禮有所救曰之弓氏曰鄭注示奉時事解方色有所討解兵也矛西方用弓北方用楯中央用鼓以日食陰侵陽君弱臣強之象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充其陽也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天無此義故不用澄曰后之喪謂在前有疾正當諸侯入門之時而崩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雷雨霑服失容則廢

孔氏曰此大廟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鄭氏曰夫人君之夫人澄曰此之旅見天子多其二外則天子崩內則夫人之喪也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而天子王后之凶訃至或主國君之夫人薨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孔氏曰嘗禘謂宗廟之祭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皆在其中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是祭前也鄭氏曰既陳謂夙興與陳饌牲器時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曰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孔氏曰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此日食大廟火牲至未殺則廢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行接祭以喪事重故也接捷也速也速而祭之不迎尸宗廟迎尸之節有二祭初迎尸於奧而行朝踐禮灌畢而后出迎牲於時延尸於外殺牲薦血毛而行朝踐禮設腥爛之俎於尸前一也然後退而合烹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二也此不迎尸者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入也郊社不迎尸亦此時熊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

醕不酢而已矣醕飯扶晚切

孔氏曰初喪哀戚雖當祭五祀時不得行但五祀外神不可祭已私喪久廢其祭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喪雖既殯其告飽則止祝如吉禮禮宜降殺侑勸也迎尸入與之後尸三飯宰攝主酌酒醕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而已者謂唯行此禮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天子諸侯祭禮亡儀禮唯大夫士祭禮約之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執上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又飯至於九飯畢主人酌酒醕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饋食尸酌獻祝祝而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士禮也大夫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

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孔氏曰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而行其祭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醑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以葬後未甚吉也鄭氏曰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

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

哭奉師天子

此必利切

鄭氏曰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醑時也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社稷亦然孔氏曰上有天子祭五祀之文今之奉循謂諸侯五祀如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者諸侯或不親自親奔而身在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
五祀諸侯言社稷畧諸侯也大夫益畧不復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

者幾孔子曰元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

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

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

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

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齊音容

鄭氏曰大夫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孔氏曰此大夫之祭謂祭宗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至十一飯三飯畢主人酌酒醑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服輕祭禮稍備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醑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服輕祭禮稍備祝侑至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獻尸飯訖主人酌酒醑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主婦獻尸酢主人主人酌酒醑尸尸卒爵祝

及佐食次賓長獻尸常時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獻爵
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
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
在室中戶西北面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三人皆在
室中獻功以下不廢按雜記云室中之事而已矣內喪大功以上
廢小功總麻不廢祭者謂舅祖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
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總庶子為父後者
為其母總之屬皆不祭曾子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孔子
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總小功二
合為十辨此亦謂祭宗廟而禮則小異爾士值總大夫祭值總
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親情得伸也士祭祖禰而舅若
舅之子若從母兄弟死者此皆母親已雖服總而於祖禰則
無服祭祀以祖禰為主故不廢祭也方氏曰位尊
則以事而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多

右記朝祭有故而廢等事凡五章其故不一非但有喪
天子崩后之喪諸侯薨夫人之喪大夫士三年齊衰大

功之喪士小功總麻之喪九者則有喪之故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
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於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
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彌吉
孝公隱公祖父澄曰凡吉祭醑尸之後有旅酬旅酬之後有

無筭爵曾子問凶祭之禮此吉禮減殺若何者不行旅酬孔
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此答曾子所問之一事爾鄭注

因言小祥以前虞祭及奠之二事又言小祥以後大祥祭之
一事所以異於吉禮者四事奠酬於賓謂賓以主人所酬之

爵奠置於賓席前而不舉以飲也注所云虞不致爵謂致爵
於賓即是酬賓之爵非致爵主人主婦者也孔氏曰練小祥

祭也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
行酬酢之事大祥乃得行酬酢而不得行無筭爵之事喪事

簡畧於禮未備也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
生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按

特牲禮尸食九飯主人酌尸尸酢主人獻祝獻佐食賓三獻尸酌止主婦致爵于主人
尸酢主人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酢尸作止爵飲畢酢賓賓獻祝獻
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獻賓及衆賓酬賓獻長兄弟及
衆兄弟及內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取主人所酬之
兄弟長兄弟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取主人所酬之
賓弟子兄弟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取主人所酬之
取解酬賓之黨所謂無筭爵也此皆吉禮士虞禮賓三獻尸
舉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小祥旅酬
舉主人所酬之爵以行旅酬所謂小祥不旅酬也大祥旅酬
而不行無筭爵所謂大祥無無筭爵也漸漸備禮故云彌吉
仍未純吉也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
昭公行之故曰非禮大祥得旅酬孝公不然亦曰非禮方氏
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於禮為不及孝公可以為而不為於
禮為過猶不及故皆以為非禮然不及近薄過近厚
與其薄也寧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
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

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
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預為云偽切齊音咨

鄭氏曰饋奠在殯時也曾子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孔子謂
於其所為服非謂為人天子諸侯之喪為君服者皆斬衰唯
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
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孔氏曰下云
喪祭謂虞卒哭此稱饋奠謂在殯時奠也曾子之意問已有
大功喪可與它人饋奠乎孔子不解問旨謂曾子問已有大
功得為大功者饋奠以否故答云斬衰以下皆可言身有斬
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
禮也曾子不解謂為它人饋奠故更問云若為它人饋奠非
已喪而重它人相為饋奠乎孔子乃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
為它人也以下乃論所為饋奠之事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
事故不親奠大夫之喪子及家臣皆服斬衰辟天子諸侯之
正君不得饋奠服齊衰唯兄弟爾以次差之天子諸侯斬衰
者奠大夫用齊衰士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

矣皆使臣奠大夫辟正君故兄弟奠士位卑不嫌敵君故朋友奠朋友僚屬也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殷奠謂月朔之奠殷盛也有牲牢黍稷盛於常奠用人多朋友不足則取大功以下小功總麻者奠若又不足則反取前執事人充之澄曰不以之與已通太也下章同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與音預鄭氏曰祭謂虞祔卒哭時曾子怪使重者執事澄曰斬衰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不大輕其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孔子曰知此祭謂虞卒哭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

又何助於人

與音預相識有喪服謂彼人於已為相識而巳有喪服也喪服蓋謂總麻之服不言總服而巳曰喪服者凡喪服自輕而重則總麻為始自重而輕則總麻為終上既問大功小功則此所云喪服為總服可知也鄭氏曰問已自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言身有總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於人祭乎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雖總麻之輕亦不與山陰陸氏曰擄上應云相識之喪總可與於祭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摺相可也

與音預說湯孔子曰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不問可與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知決不可饋奠是它人之重者已新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鄭氏曰新除喪服執事於人

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辟音避下同
與音余下同

鄭氏曰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伊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卒哭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怨也孝也孔子曰子夏禮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孔子引舊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喪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以已情怨彼此據君許於下也不可奪親謂臣遭親喪若祿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不可以不許也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君事不敢久雷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方氏曰大夫七十而致事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也故皆致政於其君山陰陸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

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

弗知也為為上
云為切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之事無辟禮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作費誓急王事也吾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孔氏曰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疑其於禮當然孔子謂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更無所為蓋直貪利攻取言吾不知是不得此禮也按伯禽封魯征徐戎時周公猶在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澄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公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

右記喪之祭弔從戎等事凡七章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

行事

鄭氏曰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孔氏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為尊故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孫攝行其事若君既殯君所有殷事大夫士在君所在家朝夕之奠亦攝行也盧氏云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之奠有闕亦攝行也臨君之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謂臣之家朔奠及薦新也澄

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

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內子大夫適妻也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孔氏曰君殯後親死是君喪在前父母喪在後新喪痛甚君殯既訖君所無事故隆於父

母恒居于家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治父母喪若臣有父母喪既

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常時朝夕則恒在君所也對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余婦散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內子君既殯後而內子有舅姑之喪歸居于家君有殷事之時非但夫往君所內子亦往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舉此一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

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服私服也孔氏曰歸哭而反往送君葬葬罷而歸不待君之虞祭其柩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葬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

而歸不俟子引音窺下同

鄭氏曰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孔氏曰君葬在路遭父母喪遂送君既窆而歸窆下棺也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畢必在子還之後故知封當為窆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而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孔氏曰禮親始死筭纚小欵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筭纚者尋常是吉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筭纚今臣有父母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筭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喻輕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君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孔氏曰身為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成喪服為重始除服為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况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適子仕宦者主祭事故待除君服行一祥祭若支子仕宦雖不得除私服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則無復追祭也方氏曰有君喪服於身而不敢私服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鄭氏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言先王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孔氏曰曾子又疑聖人制變受之喪適子除君服後有殷祭如喪久不葬者比若庶子不除之喪適子除君服後有殷祭如喪久不葬者比若庶子

除君服後無復殷祭是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於禮可乎孔子據制答所以不除意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則不追舉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祭至夏則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今春雖過明年應復有春故當時則祭過時則不補若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祥祭非為感時孝子為存親已伸孝心也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為賓辭於賓謂告將葬

啓期也孔氏曰親同者祖父及世叔兄弟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從啓母殯之後至葬極心欲出之前唯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不於殯宮為父設奠不奠父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王喪所以不奠者務欲輕喪先葬者速畢葬是喪之大事求離宮室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極大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毋之時出門外孝子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父喪在殯為重今為母至次處而哀為輕於在殯者為在殯皆輕喪不哀次反葬奠者謂葬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輕喪不哀次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宮而設奠也既告禮主人請啓期告于賓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按既夕禮主人請啓期告于賓之後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崇精問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云婦未廟見者不朝廟爾母喪亦朝朝也虞當異日澄曰辭於殯不須改殯為賓益告殯以啓期既啓乃遂脩葬事

右記君親二親並喪等事凡五章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
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
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
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取音娶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
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
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爾父母不在則稱伯父
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爾父母不在則稱伯父母喪
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喪已葬必致命者
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
請成昏也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孔氏曰彼家父死則此家稱父母遣使弔也彼家母死則此家

稱母遣使弔也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
伯父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
則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云父母不在不在彼家母亡
沒亡及餘不在也壻之伯父致命女氏必待已葬者葬後哀
情稍殺始兼它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嫁也不得
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
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
也若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
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
取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取陽倡陰
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
訖致命於已故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去

聲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父母
死則女反奔喪服葛孔氏曰女之嫁服士祿衣大夫妻展衣

御妻則鞠衣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服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遂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纒將齊衰者骨笄而纒至將斂齊衰室為父箭笄髮衰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而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齊音

鄭氏曰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孔氏曰既未至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於壻家為位而哭皇氏以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外喪改服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外喪

則行昏禮此熊氏之說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爾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彼謂不改素冠而著免爾其改吉服而著布深衣素冠者聞喪即改之也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復猶償也過時不祭以重喻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氏曰曾子以初昏遭喪不成禮疑除喪更為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祀鬼神昏禮是生人燕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曰既葬除之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

知女服斬衰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見賢遍切
非扶味切

女未廟見歸未三月也廟見之義詳見下章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服齊衰孔氏曰婦雖死於已寢然將

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

不次非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唯服齊衰而巳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衰期非無

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巳成婦而猶示之未成婦之禮見其不敢自專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

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

婦之義也離去聲

鄭氏曰不息燭親骨肉也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方者祭於爾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方

氏曰不熄燭不寢也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離之思

故於廟見稱來婦盥饋以上四章皆曾子問昏禮謂坐以達旦詩因附記孔子所言昏禮之義于其后不息燭謂坐以達旦詩

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子自初生與父母兄弟同處今將歸于夫家永與其父母兄弟相離故三夜不睡達旦以為

骨肉同處止於此時而已故悲傷也婦以共養舅姑為養生既不獲共養故必朝見以祭如生之盥饋然然後為婦共養

之義完備而無虧欠也故曰成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已之取妻嗣續其親是親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舅姑存者於當夕

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訖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更無三月朝見

之事若舅姑既沒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禮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選

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

沒者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朝見於其亡者朝見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則不饋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庶婦不廟見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舅姑存者庶婦亦以棗栗服脩見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

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去聲饌

鄭氏曰冠者謂賓及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孔氏曰曾子問將欲冠子賓及贊者至門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孔子答云若是大門內之喪以加冠在朝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廢大門外之醴以禮則喪在它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清絜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鄭氏曰及至也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孔氏曰未定期日而有喪冠田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因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時成人之服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醮子

鄭氏曰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孔氏曰曾子問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以答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天子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廟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斯此也於此之時唯禮有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

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為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為吉冠也按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醢用酒醴是古之酒為重酒是後代之法為輕酌而無酬酢曰醢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也若其改而更冠應必酌醴以醴也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孔氏曰孔子既答曾子之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父沒而冠者加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見伯父叔父之後乃饗冠者鄭氏曰饗謂禮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鄭氏曰出舍於公館吉凶不可以同處也孔氏曰受宿受宿齊戒也祭是吉喪是凶不可同處所以出舍公館待祭事畢

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此承上章孔子答曾子為尸遭喪之問因附記孔子所言事尸之法自此章至篇終皆因類附記也凡為君尸者服其君之上服上公之君其尸首服九旒之冕侯伯之君其尸首服七旒之冕子男之君其尸首服五旒之冕若君之先祖不為君而為大夫士則尸各服其生時助祭於君之服大夫助祭於君者首服玄冕士助祭於君者首服爵弁故此記云尸弁冕而出而鄭注謂君先祖或為大夫士也鄭氏曰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禮之前驅為辟道孔氏曰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尸服君之先祖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服爵弁大夫助君祭著冕按儀禮特牲士禮尸服玄端少牢大夫禮尸服朝服皆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蓋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尸或出於道路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尸當馮式小俛以前驅辟道之人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鄭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為厭時無尸祭成喪者必有尸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厭餼而已不成其為人而成喪無尸是與不成人同也孔子曰曾子以神本無形象何須以生人象之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無用此尸為祭初尸未入之前直設饌食以厭餼鬼神如此無尸亦應可孔子初尸未入之前直設饌食以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若年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象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祭成人但厭餼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餼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燕夕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餼亦私也其異者餼立燕坐餼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餼私在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與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與處也以其幽闇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謂之屋漏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為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餼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鄭氏曰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孔子曰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辨祭殤之禮其處有異陰厭者適殤也陽厭者庶殤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氏曰祔當為備言殤乃不成人始設奠於與迎尸之前謂之陰厭乎此失孔子旨也祭成人始設奠於與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諛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孔子曰曾子不鮮孔子之旨將謂祭殤始末一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祭殤簡畧不備何謂備有陰厭陽厭也山陰陸氏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諛之後徹薦俎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按少牢祝酌奠下云用薦歲事所以告

之爾非陰厭也徹俎設敦几筵納一尊闔牖戶所以依神周
官所謂歲其隋者此與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
祭不厭祭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
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其音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
而已代之者主其禮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吉祭用特牲
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
於尸者不舉無所俎不告利成無玄酒其無尸及所降也其
它如成人此是宗子而殤祭之於與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
亦如之孔氏曰孔子更為殤辨云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
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庶子既不為後宗子不可闕族人以其
倫輩與宗子昭穆同者代之是大宗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
無限親疏皆得代之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
祀今宗子殤死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殤死無為宗子父之道
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
祭亦特牲尊之從成人之禮也凡殤降於宗子之殤故用特

勝能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祔
與除服也吉祭特牲則祔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牲祭
此殤時以無尸故不舉肺脊所是尸所食歸餘之俎以無尸
故無所俎利猶養也告共養之禮成祭畢無所可告故不告
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為故注云此其無尸也祭
成人有玄酒重古之義本不為尸設今祭殤禮畧無玄酒是
降故注云及所降也此祭於廟與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云宗
子為殤而後不顯大小故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知此是指
大宗者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此云
為殤而後不顯大小故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知此是指
子成人而死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山陰陸
氏曰此答曾子殤不祔祭蓋如此吉祭是正言吉祭嫌吉時
祭從祖祔食也雖曰從祖祔食其異者不舉無所俎無玄酒
不告利成爾禮不備下成人也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
也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猶釋與澄按陸氏與
注疏異未見其說之果是也姑存之俟識者考焉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
厭

白子卷十五 十九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也無後者如昆弟及諸父也此死者皆宗子大功內之親共祖禰言祭於宗子之家為有異居者無廟者為禰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殤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家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當室之白按特牲禮尊於戶東宗子之殤祭於室與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皆異於宗子之殤也凡殤有二一是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父廟是宗子祖廟從父昆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之子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禰士禮適上二朝有禰有祖無曾祖廟若祭諸父當曾祖廟者曰為禰祭之推此而言大夫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魯曰祖廟也立大祖廟者曾祖無廟其祭諸父亦為禰祭之也魯曰室內四隅與為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與室之西壁以南為上與尊而室漏卑處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於與室不敢在尊處由一與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

辨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凡殤有二其身雖是庶其身乃為適當為小宗子者故得祭無後有二其而為宗子者故亦得祭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偽為切云

鄭氏曰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祭然孔氏曰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干它國言它國是據諸侯也宗子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以廟在宗子家故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已無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

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家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廟於已家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祝辭孝子某孝子謂宗子某是宗子名介子某介副也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某是庶子名宗子薦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是夫就宗子家而祭當云為庶子其今稱介子某者庶是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稱介子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二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方氏曰宗子為正庶子為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眾婦為此義

若宗子有罪居于它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其使介子其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它國使其某辭

假音假綏許垂切

方氏曰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用介子之牲而祭則言為介子其薦言薦之於彼以介子攝為祭主故言使介子其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言薦言執互相備爾鄭氏曰此之謂宗子攝大夫厭有陰有陽此不厭是互相備爾鄭謂今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假不假主人也綏周禮作墮謂不綏祭酬賓賓奠奠於薦北賓奠謂取解奠於薦南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也肉俎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曰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它國使其某執其常事使其告孔氏曰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攝主不取當正主故不旅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唯主人受嘏綏是減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為正守桃既祭則歲其墮是也主人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福先為綏祭不云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攝主非正逆陳以見義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即不旅酬之事以上文總云主人祭祀自此下更論賓禮有闕也止旅謂止旅酬歸餽也正祭諸助祭賓

客各使歸俎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它國不得親祭故使其執其常事使其告也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澄曰厭者殤祭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也而鄭注以祭初饗神於與為陰厭祭末依神於屋漏為陽厭後儒承其誤陸氏破其說之非是者得之不厭祭蓋謂宗子去國庶子攝祭則但祭正統之親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爾自攝主至章末皆言庶子攝祭之禮殺於正主也

不厭祭以下總言攝主禮殺之事先以此三字發其端乃言不歸肉以至土祭前宿賓之辭凡二事亦自終而初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亡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

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

壇大丹切或音善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孔氏曰曾子既知宗子有罪居它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祭但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孔子許其祭以禮無正文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雖有廟在宗子之家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家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子去在

它國亦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宗子去國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也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

於祭也

鄭氏曰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以用也此禮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孔氏曰孔子上為曹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容宗子之家無廟而於庶子之家祭也宗子所以無廟

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也又宗子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也
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
以無廟者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也告神但稱名不稱孝辟宗
子也庶子身死其子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澄
曰漢初猶有七十子後所記禮百餘篇戴氏禮記多取此
章先記孔子答曾子之言子游以下記者所自言也孔子此
游最深於禮徒謂其門弟子也子游之門徒有庶子以此稱
子所言之義而祭謂祭先告墓而后於家名但稱子而不稱
孝二者之義也若猶云謂今有庶子祭者不能如子游之門
乃合事理之宜記者又謂今有庶子祭者不能如子游之門
徒本祖此義故其於祭為誣罔禮之所無是誣罔也方氏曰
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
可以祭其禮
又為之殺焉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孔氏曰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
復娶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
關必須有主婦故雖年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
年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也澄曰因上章有孔子

答曾子所問宗子之事故又
附記孔子所言宗子一章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
禮也 長之兩切

鄭氏曰誄累列生時行迹當由尊者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
諸侯禮當誄於天子也孔氏曰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
不可故諸侯相誄非禮也澄曰誄謂哀死者之辭猶後世祭
文哀辭之類鄭注解誄為謚前已言其非矣如魯哀公誄孔
子曰烏乎哀哉尼父
何嘗為孔子作謚哉

右記昏冠為尸遭喪等事凡十四章六章正記喪禮八章

因類附記

國者急報答之或登庸於內或封建於外皆報其功也故報
功為五先之二賢謂有德者雖非有功之臣然有德而未用
急舉擢之俾為卿大夫也故舉賢為五先之三能謂有才者
雖非有德之賢然有才而可用急使令之俾居一職任一事
也故使能為五先之四仁民以平天下又其次也故存愛繼
之存愛謂仁民凡天下之民不問賢愚能否皆當存愛之
此言論語所謂汎愛衆也故存愛為五先之五上言民不與焉
愛民之心爾民也者行治民之事先有不忍人之心而後有
不忍人之政也一得謂所先五事一行之皆得其當而無
失無不足謂民財民力兩無匱欠贍則又有餘饒也或曰足
謂財之足贍謂力之贍一物絀繆謂所先五事中有一事行
之失其當也絀繆猶絲之紛亂無紀先五者而繼之以行仁
政則賦歛必輕徭役必省而民財不空民力不困既無欠而
又有餘也若於所當先之五事但有一事錯舛則歛必重役
必繁而民受凍餒疲勞之禍不得其正命而死也五先皆得
而民生始可厚且先言未違餘事功臣也物猶事也絀繆
猶錯也輔氏曰五者無非為民而曰民不與焉言未及於民
事如勞徠勸率調給之類也方氏曰民不與焉非不以民為
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
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
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
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戶戒切別彼列切下同長長知兩切禰年禮切繆讀如穆

量音亮微諱常切械

治天下謂整理天下之事也上言聽天下此言治天下事接
乎耳目乃整理之也人道上文所謂治親也所先五者中之
第一事故治天下自此而始也權謂五權銖兩斤鈞石稱物
之重輕者也度謂五度分寸尺丈引度物之長短者也量謂
五量侖合升斗斛量物之多少者也文章謂禮樂之秩序節
奏政刑之制令科條也服色謂所服車馬各有所尚之色徽

號謂旌旗徽識之名號器謂禮樂等器械謂兵戎等器衣服
謂上衣下裳之服立謂創設之考謂訂定之改易殊異別皆
謂更新之不同乎舊也此七者隨時損益以新之觀聽故云
得與民變革其有常而不可變可因而不可革者天地之常
經人道之治親是也子孫之親尊尊者在內夫婦之親也上
之則親親者在下子孫之親尊尊者在內夫婦之親也上則祖
在旁昆弟之親男女有別者在內夫婦之親也上則祖
說上文尊尊之親也上之親而至尊者父之親也上則祖
於曾高其尊彌遠而彌隆也下治子孫覆說上文親親之親
也下之卑而至親者子子之下則孫以至於曾玄其親漸遠
而漸殺也旁治昆弟覆說上文長長之親也同生而長者昆
同生而幼者弟長之嫡為宗幼之嫡庶皆為支以至於同祖
統焉會合之以燕饗之飲食以不忘其恩情而於合食之時
序次之以父子之昭穆以不紊其等列旁治昆弟之親者然
也別之以禮義覆說上文男女有別之親也唯男女有別然
後父子親昆弟親也父子昆弟之親天屬也夫婦之親則初
由人合而天屬之親所自出也即此四者而人道之親盡矣
前曰自人道始後曰人道竭矣起語結語相始終也竭盡也
按人之大倫有五而此四親者唯父子兄弟夫婦三倫爾而

曰人道竭矣何也蓋此三倫者一家之倫也一國之倫則君
臣之倫自家之尊尊而推也朋友之倫自家之長長而推也
四親足以該貫五倫五倫者天下之達道也故人道竭盡於
此孔氏曰正謂年始朔謂月初改正周子殷丑夏寅也改朔
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也服色車之與馬各從所尚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也徽號周禮九旗是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
麾各殊別也器謂楬豆房俎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甲
之屬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
則降卑也權度量以下諸事是末故可變革與民為新也長
樂陳氏曰左傳云揚徽者公徒徽旌旗之名徽號者徽識之
號也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象其事象其名號大司馬仲夏
教發舍辨號名之用輔氏曰徽號廁於服色器械衣服之間
似古說及陳說是馬氏曰自立權度量至於別衣服者禮之
文也文則應時而造自親親至於男女有別者禮之本也本
則理之不可易鄭氏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四者人道
之常方氏曰四者治之道也道有常故不可得與民變革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
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術猶道也服術謂古先聖人制服之道其一親親之服承上
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子至親也故適長子斬衰
三年同於父衆子齊衰其同於祖衆孫則大功九月孫之下其親者孫故適孫
齊衰其亦同於祖衆孫則大功九月孫之下其親者曾玄並總
麻三月此親親之下殺也其二尊尊也故斬衰三年其服之重無以
尊上治祖禰者而言父至尊也故斬衰三年其服之重無以
加父之上其尊者祖故齊衰其祖之上其尊曾高並齊衰三
月此尊尊之上殺也其三名服其四出入之服承上文人道
之男女有別別之以禮義者而言名者彼女來配此男母者
配父之名其尊齊於至尊之父故服三年之衰與父同但齊
其斬而已妻者配已之名其親比於至親之子故服其年之
齊衰與子同又加之杖也而妻之於夫則比於至尊之父
故服三年之斬衰移其所天之父母叔母其夫也婦者配子之
名故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伯母叔母其夫也婦者配子之
已卑一等故服小功五月唯兄弟之妻其不同於子之配視
已卑一等故服小功五月唯兄弟之妻其不同於子之配視
配為其在室齊衰其出嫁則降大功九月往配彼男故姑姊妹
子配為其在室齊衰其出嫁則降大功九月往配彼男故姑姊妹

出或無子而復歸本宗則仍服在室未嫁之本服也其五長
幼之服承上文人道之長長旁治昆弟者而言長者謂昆弟
者謂弟昆弟相為服齊衰其小功五月同高祖者族昆弟則
月同曾祖者再從昆弟則服小功五月同高祖者族昆弟則
服總麻三月為從父則服齊衰其小功五月同高祖者族昆弟
之親昆弟為從父則服齊衰其小功五月同高祖者族昆弟
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
為從祖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
弟為族曾祖並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
從昆弟為親昆弟之總麻三月由幼而下則有旁卑之殺子之
第之子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
總麻三月孫之再從昆弟之孫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
之族昆弟為從昆弟之孫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服小功五則
孫並服總麻三月以上之孫及曾孫之族昆弟為親昆弟之孫則
親之服也非親而服者不在此數其六從服之目又六屬從者
從妻服以親屬故為其黨服從母服從夫服夫家旁尊旁卑之親
親屬以親屬故為其黨服從母服從夫服夫家旁尊旁卑之親
從妻服以親屬故為其黨服從母服從夫服夫家旁尊旁卑之親
彼非親屬空為其黨服從母服從夫服夫家旁尊旁卑之親
為女君之黨也從有服而無服者其夫為其昆弟有服妻從

夫而為夫之兄弟則無服公子之妻為其父母則無服也從無服而有服夫從妻而公子為君所厭為妻之父母則無服也從無服也從無服而有服者其夫為兄嫂弟婦無服妻從夫而姊妹無服如婦相為小功則有服也公子被君厭為母之父母姊妹無服妻從夫而為公子之

外祖父母及從母皆總則有服也從重而為內兄弟服姑雖出嫁猶為姪服大功九月為重其子從母而為外舅外姑皆總則輕也從輕而重者公子為君所厭為其母練冠為輕妻從夫而為公

子之母服者則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上時掌切

自由也仁謂恩愛之心率循也親謂父母等猶差也義謂事宜之理祖蓋兼祖并曾高二祖而言然如此也因上文有從重而輕從輕而重之語遂申釋制服輕重二字之義恩愛之心無限極故於至親之服斬衰三年者仁也然仁雖無限極以斬而減殺祖則減為齊衰三月愈殺而輕矣事宜之理有又至祖上之祖則減為齊衰三月愈殺而輕矣事宜之理有

裁制故於曾高祖之服齊衰三月者義也義雖有裁制然以漸而加隆焉循曾高祖之輕服順序而下至祖則加為齊衰

其又至祖下之禰則加為斬衰三年愈隆而重矣皆事理之宜如是也輔氏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于祖名

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于禰名曰重輕則齊衰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為

也應氏曰仁恩之厚於親者無極以仁率親逆而推於祖乃漸殺則謂之輕義道之施於祖者有節以義率祖順而及於

親乃愈隆則謂之重非故欲為是輕重之差乃其理之不得不

不然爾方氏曰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禰則即世以降故曰順而下之或自仁率或自義率

而以下止言其義然者義宜也宜輕而下之輕宜重而重是義而已

右記人道四親喪服六術之義一章凡三節第一節汎言

所先五事總為下文起本第二節於所先五事中不復言

其四專以其最先之第一事曰治親者詳言之而起下文因親制服之義第三節乃論服術承上文治親而言本宗

親者之服尊尊謂尊而親者也舉重而言但言尊而親在

其中親親謂親而卑者也舉重而言但言親而不顯其卑

也注疏以尊尊為君服則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意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

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大祖音秦省息井切

此章推廣人道治祖禘服術曰尊尊之義故章首叙天子諸侯大夫士尊尊所及之遠近禮不為王者不得禘祭天子三

穆三昭之上有大祖廟猶以為未盡追遠之孝又推本大祖所自出之帝追祭之于大祖廟而大祖降居旁位配食者謂

之禘此尊尊所及之最遠者也諸侯則二昭二穆之上有大祖廟尊尊不過及大祖而已不能如天子所及之遠也大夫

又不能如諸侯唯禘廟祖廟及曾祖三廟士又不能如大夫又士唯禘與祖二廟中士下士則唯有禘一廟大事大功也

省察也省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禘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也大夫士必有大功見省察於其君君

有特恩賜之及愈不遠也雖君賜亦止得上及高祖共祭四世大夫蓋禘于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禘于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

中士下士則禘于禘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也大夫亦有大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禘于大祖之廟而祭曾祖祖禘凡

四世若大祖在高祖前者或禘于大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禘凡凡祭五世也趙氏曰于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犬王曹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遂音駮追王音杜

鄭氏曰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行主也牧室牧野之室古者郊關皆自告館焉遂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孔氏曰牧野之戰是武王之館大事既戰罷而退燔柴以告天祈祭以告

社設奠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告祭既訖遂率天下諸侯歸周京祭先祖于廟於此之時追王犬王曹父王季歷文王昌為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長樂陳氏曰

武王之出師受命於社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於上帝祈於社奠於牧室告其成也率諸侯執豆籩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禮孤子雖貴不作父謚子尊不加父母而武王追王大王季文王者以王迹所與故也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始乃自大王以王迹所武王所以得儒之說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爾大王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為待追王而後尊哉追王者何意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澄曰上文已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尊尊所及之遠近此一節遂引武王追王之事專明天子之尊祖禩然止是祭禮之尊尊而言不及服術蓋在喪在祭同一尊尊之人道也

右記人道之尊尊按喪服齊衰不杖菴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大祖十五字與此章之文同但王者禘三字作天子及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字別彼列切

此章推廣人道別男女服術曰名曰出入之義同姓從宗合族屬為後章長幼之服起文異姓主名治際會則為此章名服起文也下節論昏姻包出入服之意鄭氏曰合合之名爾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主名主於婦與母之名爾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昆弟之妻夫之列以名遠之孔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以小宗在已之列以名遠之孔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以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疎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而食故曰合族屬異姓之親來為已姓之妻唯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名道猶行列也若其夫屬於已之行者其妻皆已之婦行也故嫁已伯叔之其夫屬於已之子行者其妻皆已之婦行也

列即謂為母嫁已子行即謂為婦也凡子行之妻則謂之婦
兄弟同倫媼於棄瀆弟雖非子行謂其妻為婦同子行者卑
速之也第妻既得為婦號記者恐兄妻亦得為母號故云嫂
亦可謂之母乎以疑之言其不可也第妻可借婦名兄妻
不可借母名故借嫂老之名為號尊嚴之也母婦之名得則
昭穆明失則上下亂是人之治之大須慎之也方氏曰謂第之
妻為婦者蓋推而遠之別媼爾弟之妻謂之婦而從卑則可
兄之妻謂之母而從尊則不可是嫂雖少當敬忌如嫂乃所
以別嫌人非道之治而不亂者以是不曰治人而
曰人治蓋非其所治人而所以治故也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

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
字綴貞衛切如

玄孫之曰子五世而無服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

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

孔氏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為族兄弟

相報總麻服窮於此親兄弟服替一從兄弟服大功再從兄

弟服小功三從兄弟服總麻故四世而總則服窮盡也五世

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不服祖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六世謂共

承高祖以外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五世以後各為氏族不共高

祖是庶姓別異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各自為

宗恩親盡於下也問者見姓別親盡昏姻應可以通問其可

通與否答言庶姓雖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可

分別若姬氏姜氏大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者謂周道如此
也方氏曰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正姓始祖也庶姓所謂繫之五
世則氏別於上而親盡於下矣周官言定世繫所謂繫之以五
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所謂綴之以食也澄曰上古洪荒
禽獸異然其禮猶質而簡故有其初同出一原其末相去漸
遠則不辨其姓而或通昏姻者焉馴至唐虞夏商有司徒之
官教以人倫使之高祖以下有別則與古初不同矣然亦未若周
禮之文而詳也

異高祖以上有大宗同一正姓以會其本原之同記所言四世服窮五世殺同姓六世親屬竭者辨其異也所言百世昏姻不通者會其同也於是從宗合族屬而親疎有等主名治際會而男女有別周之道所以為經制大備也與

右記人道之男女有別按喪服大功九月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有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妻之弟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五十字與此章之文

同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

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為云偽切

長知兩切別彼列切舊本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今從朱子刪去之所自出

此章推廣人道治昆弟服術曰長幼之義君恩雖下親其族人而族人以臣禮不敢上視君為親故不敢宗君而各宗其

昆弟之嫡長為宗子以相統屬也庶子非宗子則不得主祭又不得為長子三年者所以明宗子之重也重其宗者遠其

君而不敢戚故也下乃言大宗小宗之異而總以尊祖結之蓋人臣之家所以立宗者始自不敢戚君而終於尊祖也大

宗雖服外而齊衰三月之服小宗則各以本親之服服之四宗所統之諸昆弟亦各以其本服相為服此服術之所謂長

幼也鄭氏曰位謂齒列也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戚於君尊君別嫌也族入上不戚君

下又辟宗乃能相序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為祖也繼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繼禰者父之

嫡也兄弟宗之謂之小宗遷猶變易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則曾

祖與祖亦有也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氏曰君絕宗合食者
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管領族人而族人不敢計已
親戚與君齒列也兄弟親屬多有篡代之嫌故遠自卑退也
以下歷陳五宗義諸侯嫡子繼世為君第二子以下悉不得
禰先君故云別子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以其別於在本
國不來者故亦云別子也並為其後世始祖故云為祖也別
子之嫡子世繼別子為大宗父之嫡子正體尊於禰者謂之小
宗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嫡子正體尊於禰者謂之小
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朱子曰庶子不祭謂
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
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庶子不
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復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宗其繼別子下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作疏時
方誤爾東萊呂氏曰別子為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
為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為別子繼別子為宗如季武子繼別
是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如季武子繼別子為宗如季武子繼
悼子既為大宗則繼公彌者為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
繼其父不繼祖故也長樂陳氏曰諸侯之支子為卿大夫者
謂之別子有自它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庶
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三者各立宗而為大宗

所謂繼別者也若魯仲孫叔孫季孫之類嫡子弟之長子則
為小宗所謂繼禰者也大宗則一百世不遷小宗有四有繼
禰而兄弟宗之有繼祖而宗之至於四從親屬絕五世則遷矣凡此
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至於四從親屬絕五世則遷矣凡此
皆卿大夫之制
公子則具下文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為音偽切

鄭氏曰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
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嫡則如大
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嫡
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
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公子有此三事也孔氏曰以前皆
謂大士有大宗有小宗相繼屬此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
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立領君無嫡昆弟
遣庶兄弟一人為宗禮如小宗是有人立領君無嫡昆弟

嫡昆弟使之為宗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是無宗也亦無它公子來宗於
宗也公子唯一無它公子為宗是無宗也亦無它公子來宗於
已是以亦莫之宗也言此三事它人無唯公子有故云公子是
也又覆說公子之宗道以公子有宗道一句起文公子之公
君也公子之君是嫡昆弟為君者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
兄弟為士大夫者所謂公子也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立
公子士大夫所生之子也與庶公子為宗此嫡者即君之同母
弟嫡夫人所生之子也公子有大宗小宗嫡者如大宗庶者
如小宗大宗也死為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
非正大宗也死為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
齊衰三月者同娶服宗子之妻也若無嫡子可立但立庶子
為宗禮如小宗與常時兄弟相為同君在厭降故大功九月
毋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方氏曰士大夫故曰大夫即公子
也先君之庶子故曰公子其嫡公子上言有大宗而無小宗是
使之也使其庶公子曰宗其嫡公子上言有大宗而無小宗是
也至於有也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而莫之宗此不釋之者舉
大以該之也東萊呂氏曰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
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則君命同母弟為之
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嫡則須令庶長權攝宗事傳

至子則自為宗矣藍田呂氏曰國君之嫡長為世子繼先君
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次
嫡為別子兄弟皆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君有一大宗其
生也嫡庶兄弟皆為宗之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凡先君所出
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其子孫為繼公
繼祖之宗別子而自為五世以上則止有庶公子數人則無
絕若君無次嫡子立為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無子孫則
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為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澄曰章首言
君有合族之道章末言公子有宗道二道字意同猶云禮也
君與族人尊卑殊絕是君本不應有合族之禮雖不應有而
時有之者族食燕享以時敦其親睦之恩於族人是君亦有
合族之禮也故云君有合族之道公子雖多並是國君之別
子兄弟之禮也故云君有合族之道公子雖多並是國君之別
本身但各為大宗之祖而已是公子不應有自為宗之禮也
雖不應有而或為之者君命嫡公子為宗使庶公子宗之禮也
公子本身亦有為大宗之祖而其嫡子與繼別之為大宗至其
公子之身為大宗之祖而其嫡子與繼別之為大宗至其
若無嫡公子而但立庶長公子為宗以統諸弟至其身後則
其嫡長但得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為繼別之大宗又一身後則

非其所屬自仁率親而上至于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而下至于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始終乎親親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

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

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

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之謂也洛去聲樂音

鄭氏曰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

斃厭也孔氏曰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

高遠故云尊祖宗是祖之正胤故云敬宗族人既敬宗子宗

子故及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饗不嚴肅收之

則親族不散亂昭穆有倫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先能宗廟嚴

後乃能保重社稷上無淫刑監罰則庶民安民手足有所措

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天下皆足所以

君及民人百志成是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也樂謂民樂不厭方氏曰親其所親推而至於親族之所親

則尊矣有祖而后有宗宗者五宗也其有宗而后有族族者九

族也宗廟者祖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族屬雖以祖

禰而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以共承宗廟宗廟雖以有土穀

而后立然非祖禰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社稷必以人守故

愛百姓有愛民之心則刑不監而庶民安生樂業農者生財

於田里商者通財於道路用足而養生送死無憾故百志成

和平之氣通故樂東萊呂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此

安財用足百志成一國親親之效也禮俗刑而民樂天下親親之效也顯者上能昭親親之德以顯示其下承者下能從親親之教以承順其上無教於人斯者久於其道而化成也此詩頌清廟篇之辭引者借用以結上文之意始乎仁親終乎仁民首章所先五事之極功蓋如此

右記人道之親親按喪服齊衰杖朞章出妻之子為母傳有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七字與此章之文同此篇與喪服傳文重者四章凡五處豈此篇襲彼之文歟抑彼傳襲此之文歟孰先孰後未可知也竊疑前志有之而作此篇者與作儀禮傳之人皆引用之爾然因其所重之文詳其所演之義此之汎說視彼傳之釋經為優

間傳第十七

間舊如字鄭氏曰間傳者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或曰當讀為間廁之間間者廁於其間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為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於二正霸之間則謂之間霸青赤黃白黑為正色綠紅驪碧紫非正色而廁於五正色之間則謂之間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間傳云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冢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

容體者也

苴七余切見賢遍切齊音咨冢思里切

儀禮經斬衰苴經杖齊衰牡麻經傳曰苴麻有蒼者牡麻冢也孔氏曰苴是黧黑之色故為惡貌輕其經用冢色同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鄭氏曰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澄曰斬衰服苴謂衰裳經杖並苴色也苴者有子麻色蒼

安財用足百志成一國親親之效也禮俗刑而民樂天下親親之效也顯者上能昭親親之德以顯示其下承者下能從親親之教以承順其上無教於人斯者久於其道而化成也此詩頌清廟篇之辭引者借用以結上文之意始乎仁親終乎仁民首章所先五事之極功益如此

右記人道之親親按喪服齊衰杖朞章出妻之子為母傳有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七字與此章之文同此篇與喪服傳文重者四章凡五處豈此篇襲彼之文歟抑彼傳襲此之文歟孰先孰後未可知也竊疑前志有之而作此篇者與作儀禮傳之人皆引用之爾然因其所重之文詳其所演之義此之汎說視彼傳之釋經為優

間傳第十七

間舊如字鄭氏曰間傳者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或曰當讀為間則之間間者廁於其間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為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於二正霸之間則謂之間霸青赤黃白黑為正色綠紅驪碧紫非正色而廁於五正色之間則謂之間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間傳云

斬衰何以服首首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首齊衰貌若冢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

容體者也首七余切見賢遍切齊音咨冢思里切

儀禮經斬衰首經杖齊衰杖麻經傳曰首麻有蒼者壯麻也孔氏曰首是黻黑之色故為惡貌輕其經用冢色同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鄭氏曰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澄曰斬衰服首謂衰裳經杖並首色也首者有子麻色蒼

黑貌之惡似之首其內而見諸外謂內有衰情則外有此惡貌如物有頭首在內則其尾未見謂外也齊衰稍輕於斬衰經不用首而用桌桌者有子麻色亦蒼而黑淺若首若桌貌各如其經之色也止謂止而不動也須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總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畧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於甚薄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可也云者微不滿之之意容體謂儀容身體形之可見於外者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

而依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起切

鄭氏曰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依此聲餘從容也小功總麻既而不及言一舉而氣絕如氣往一而不却反也小功總麻既輕哀聲從容也澄曰往而不反謂一氣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依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可也之意同上

○斬衰唯而不对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

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唯切

孔氏曰斬衰唯而不对但唯於人不宜言辭而對也身氏以唯而不对為親始死雖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為在喪稍久故對也齊衰對而不言有問則對若非人問不自言也大功稍輕得言它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鄭氏曰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澄曰總麻凡事皆得陳說而議但議不及於作樂歡樂之事爾方氏曰唯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應彼而已言則命物焉言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主於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其哀有輕重故發於言語有詳畧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

食士與歛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

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

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逸音預溢音嗣

孔氏曰三日不食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謂三日之外乃食也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喪天記云三日不食當是義服齊衰也再不食謂總麻也登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功一不食謂總麻也登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乃異姓之朋友與歛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喪大記云士之喪士是歛歛焉則為之一不食方氏曰此言食與大記不無小異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中如字又去聲禫大感切乾音干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後所食與齊衰既殯後同小祥後加以醯醬蓋與與大功既殯後同大祥後亦與小祥後同但加以醯醬蓋與小功總麻既殯後同也禫後飲醴酒則漸復常而飲酒食肉矣鄭氏曰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初御厚味孔氏曰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大祥食醴酒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醯醢也

先飲食之者以喪除孝子不忍發初御厚之味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芻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說音脫堊音堊芻音戶駕切

孔氏曰此五服初喪居處之異斬衰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齊衰亦有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也芻翦不納者芻蒲為芻也登曰士斬衰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鄭氏曰芻今之蒲居堊室者乃尊者為卑者服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柱知矩切

孔氏曰此明父母喪終服所居改變之節澄曰既虞卒哭後
芻翦不納則與齊衰初喪同特居廬為異爾小祥後乃得居
聖室也小祥後寢有席則與大功初喪
同禫後牀乃與小功總麻初喪同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
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

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去起

鄭氏曰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
衣服之差也孔氏曰此明五服精麤之異按喪服記云齊衰
四升此云四升五升六升多五升六升二升一等記云大功十升
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多七升一升一等記云小功十升若
十一升此云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多二升一升一等喪服之理
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喪服
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畧而不言喪服既畧故記者於是
極列表服之差所以多於喪服記也總麻者治其麻縷其細
如絲十五升布而抽去其半縷細而疏織布
既成不鍛治其布以二月之喪哀在外故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毋疏衰四升受
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縗緣
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
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
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偽云切

縗七戀切要平聲縗
古老切織息庶切

此明三年之喪初服至終服受變除之節士卒哭後受服降
初服三等受冠降初冠一等去麻服葛謂男子去麻首經服
葛首經服葛首經服葛首經服葛首經服葛首經服葛首經服
麻首經服葛首經服葛首經服葛首經服葛首經服葛首經服
不除女子要除麻帶首葛經不除鄭氏曰葛帶三重謂男子
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經不葛
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帶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經去
一爾素縗者玉藻所云縗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麻衣十五升

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
 緯白織舊說織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之屬如平常也
 孔氏曰受以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葛帶
 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葛帶
 三重謂男子也既虞卒哭要中之帶以葛代麻二重謂作四
 股糾之則未受服之前麻帶兩股相合也首經雖葛不三重
 也猶兩股糾之期而小祥練冠縗者父沒為母與父同也
 至小祥又以此為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為中
 衣以縗為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素縗縗麻衣者謂二十五日大
 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縗縗麻衣者謂二十五日大
 之祭祭訖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着朝服而為大祥
 禫祭既訖而首着織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於吉祭若吉祭在
 禫祭猶未純吉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風禫之後若吉祭在
 乃得復平常也晉賀氏曰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
 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
 代新爾若猶斬之則非殺也若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
 者則疏衰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
 始死之服以有名其哀爾不謂冬其月日皆不變也山陰陸氏
 曰凡喪有受以有名其哀爾不謂冬其月日皆不變也山陰陸氏

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服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練縗緣祥先素縗大祥彌吉故也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祔衰之喪輕者
 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
 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
 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
 同則無服之無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承上易服者易輕者之文專明上服之後遭下服易新麻
 之制其一斬衰卒哭後遭齊衰而麻其二斬衰練後遭大
 功而麻其三齊衰卒哭後遭大功而麻其四大功而麻其
 月後易小功之新麻小功三月後易總之新麻然大功小功
 之先言斬葛與齊麻同者即上文斬衰卒哭後易齊衰新麻
 者也言齊葛與大功麻同者即上文齊衰卒哭後易大功新
 麻者也於其一而言輕包重特於其二而言麻葛重於其三
 而言麻葛兼服之於其四亦言兼服之乃總提兼服之三字

又以前服重者則易輕者釋兼服之義而問之乃說所以易輕者之
義既虞卒哭遭齊衰謂齊衰可以易斬服之節也包特者明
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
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既練遭大功言於尊謂男子
斬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
獨存謂之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除帶而經
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後喪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
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
兩也亦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兩
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
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爾葛者亦特其重麻者
亦包其輕前葛與後麻同則兼服之者竟言有上服既虞卒
哭遭下服之差也服重者則易輕者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
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
故葛經其上也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矢孔氏曰既虞卒
哭者謂士及庶人也若大夫以上則輕要得着齊衰要帶而兼包
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着齊衰要帶而兼包

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首得着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也
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首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
帶也斬衰齊衰是重服云包云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着大功麻經婦人要空着大功
麻帶男子又以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人又以大功麻
易練之葛經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人又以大功麻
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經男子經大功葛帶人又以大功麻
人反服其練之故葛經男子經大功葛帶人又以大功麻
鄭注謂之期葛經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經
帶也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
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
云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
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兼服也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
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於先既單今
首經要帶皆自然既須稱重今期以下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
有經帶婦人亦然既須稱重今期以下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
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男子婦人各換其輕者前文輕者包
文重者特是也易輕者男子婦人各換其輕者前文輕者包
是也前文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與婦人也凡後初喪雖易
首俱得易輕故鄭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後初喪雖易

前服之輕後服既葬還須反服前喪之服故鄭云反其故葛帶葛經也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藍田呂氏曰此篇所記前後喪輕重之變以斬既虞與齊初喪幾同矣斬從練齊既虞與大功初喪亦幾同矣故輕包重特止為斬既虞遭齊衰之喪而立文麻葛重止為斬既練遭大功之喪而立文麻葛兼服之張子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經麻葛兩施之兼服之名得諸此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也又不敢以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首之葛不麻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於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而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右記喪服哀戚輕重之義一章凡六節馬氏曰間傳一篇

言哀者六容體聲音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澄謂

內外哀情用之發見雖皆初隆而漸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

在於身者但言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而止

不復言其久而漸殺之情記後三事之寓於物者則既言

哀之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矣而又繼言其以漸

改變之節于后蓋在身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改變者顯

著也至若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

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

喪之表哀正主於衣服也故六哀之序衣服猶殿後者於

其所重者而終也

問喪第十八

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喪禮歛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服問三年問二篇之名問字皆在下而此篇問字在上者蓋彼是專問一事此篇設五或問問喪之四事故謂之問喪若曰喪問則不成辭矣方氏據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一句以問為問遺之問而不以為問答之問非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雞斯音笄纏扱初洽切衽而鳩切怛都也達切乾音干飲音陰食音似夫音扶

鄭氏曰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纏親始死去冠三日乃去笄纏括髮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形變於外言人情之焦傷中外相應孔氏曰笄謂骨笄纏謂韜髮之

繒去冠唯留笄纏也徒跌無履而空跌也社者深衣前社以
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於帶交手哭者交手拊心而哭也肺
上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下潤故云傷舉此三者五藏
俱傷可知也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旁親以下食不
可廢故鄰里為之糜粥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
之澄曰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
結上意形變於外即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斂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
痛疾之意悲哀志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曾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悲哀痛疾

之至也蕙音蒲又音悶 殷音隱壞音悽

鄭氏曰故此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澄曰此一節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氣盛氣滿塞也袒而踊以連哭踊無數蕙與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滿塞也袒而踊以連

動其身體動則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頓鬱降下其氣使不消塞也婦人以發曾擊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人之跳是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皆謂牆崩倒之聲也孔氏曰如壞墻然言將欲崩倒也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

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

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辟婢亦切 又蒲亦切

方氏曰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鄭氏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望望瞻望之貌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孔氏曰汲汲促急之情皇皇意徬徨也如慕如孺子之啼慕於母疑如人之有疑山陰陸氏曰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皇皇無所向也

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

也亾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符去聲復

鄭氏曰說反哭之義孔氏曰喪亦亾矣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人之逃不復來也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慄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

微幸復反也

悵勅亮切愴初亮切慄音慨

鄭氏曰說虞之義澄三心悵愴悽惚嘆慄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於是虞祭以安之故彌宗廟以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虞祭於殯宮神之所注故彌宗廟以鬼饗之尊而禮之冀其神魂復反也

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

親之在土也

苦始沾切枕之

鄭氏曰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方氏曰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於床孔氏曰

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明葬後猶居倚廬寢苦枕塊不敢入室處也山陰陸氏曰成壙而歸猶如此於此為至矣

右記喪禮悲痛思慕之義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瀕故匍匐

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

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

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

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匍音蒲匍匐北切復扶又切上為之去聲下為之平聲斷

切丁亂

鄭氏曰問者怪其遲也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孔氏曰始死
歛者以士言之則大歛也大夫以上則小歛也方氏曰始死
未忍歛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歛之者聖人之
禮制以義也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難奪雖聖人猶疑焉為之
斷決而後能為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

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秃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

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

哀擊曾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冠平聲免音問

禿吐綠切錮音故稽音啓

鄭氏曰問者怪冠衣之相為也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
服肉袒則著免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袒先免禿
者偃者跛者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所以否者各為一
爾擊曾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孔氏曰心既悲哀

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吉事而內心肅敬
則雖袒而著冠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方氏曰露肉體而
袒衣故謂之袒冠則在首之上服至尊也免雖在首而非冠
焉故以之代冠禿則頂無釋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偃則形不
伸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

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為云為切

鄭氏曰問者怪本所為施也杖者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
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
謂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免乃有總服也孔氏曰不冠
謂未冠童子童子不總此喪服正經之文言不為族人著總
服也唯當室之童子乃有族人總服所以有總服者其免也言
室為父母著免之童子乃有族人總服所以有總服者其免也
當室則免而杖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
而杖得為族人著總也免是冠之流例方氏曰不總則不杖
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總總則不免而
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總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

人之備禮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首杖首杖竹也為母削

杖削杖桐也為云為切

鄭氏曰問者怪其義各異也竹相一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
顛所用異爾孔氏曰父是尊以極故首惡之物以為杖自然首
惡之色唯有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雖削情同於父相是
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為父
杖竹桐節在內內陰之類故為母杖桐

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盡谷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

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以矣尊者有故也堂上不杖辟

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一出也人情而已矣喪親如字羸力垂切

辟音

鄭氏曰問者怪所為施也以杖扶病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
不杖謂為母喪也尊者在不敢杖辟尊者之處有事不趨皆為
其感動使之憂感也孔氏曰所以堂上不為喪趨者示父以閒暇
上是父之所在也為母所以堂上不為喪趨者示父以閒暇
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憂戚也故不杖不趨
冀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方氏曰父在
謂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病之其感尊
者之情也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不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
遽於喪而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爾夫事莫
特示其閒暇也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
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尊者有故也此非故
隆父殺母是入情之實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隆
母如父是謂野澄曰按上章之結語曰孝子之志也人情
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又增禮義之經也人情
下四句盡其義

右記喪禮歛袒免杖之義

古語對論

禮記卷之九
三年問第十九
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三年問第十九

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

孔氏曰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

曰無易之道也列稱尺證切別彼

鄭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

無喪差隆各表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者親謂大功以上

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者引舊語成文無不

也各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澄曰曰者設為答辭也問者專

問三年之義而答者因其問三年并及期九月五月三月諸

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為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喪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也其弗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理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

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孔氏曰鉅大也愈差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其日久也賢者喪親猶鉅創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其為至痛之極澄曰三年之文斬其哀苴其杖居則在倚廬所食者粥所寢者苦所枕者塊此皆三年喪之外文所以倚廬所食者粥所寢者苦所枕者乃是正答重喪三年之義痛甚者其愈遲釋上創鉅者其日久一句痛甚釋創鉅愈遲釋日久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

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斷丁亂切復音伏

孔氏曰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日之內心之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聖人裁之止限二十五日其喪服之外文以是斷割者豈不是送死之情須有已止復生之禮須有限節也哉復生謂復吉常之禮鄭氏曰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澄曰前一節正答重喪之所以三年此一節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日也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日者第三年一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經杖則喪服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日而已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

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

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躪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

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

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失喪去聲號音豪躡音厨啁張雷切

子雷切頃屈穎切知音智

孔氏曰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

思其種類況在於人鄭氏曰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

獸犬鳥獸不如人舍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

獸鳴號者悲傷發於聲躡躡者悲傷見於行鳴號之先而翔

回躡躡之後而踟躕皆謂遲留將去不忍去也啁啾小鳥聲

其聲羣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者言斯須而不能久大鳥獸

則越月踰時及巡過其初死之處久之乃能去則不止如燕

雀啁啾之頃者矣人之於親則至死而無情無

窮已則又不止如大鳥獸之親則久之乃能去者矣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

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

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

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夫音扶與音餘焉於處切為云偽切

患猶病也患邪淫謂有邪僻淫溺之病從之謂徇其情而順

從之亂謂鳥獸羣居者其尊卑長幼無序雌雄牝牡無別也

脩飾謂完脩整飾其身行遂之謂徇其情俾之得遂也不肖者之情薄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鳥獸於死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安能保其不如鳥獸之亂乎賢者之情厚視二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抑其過則哀親之情無窮已之時也故先王於賢不肖之過不及而為之立中使不可不及亦不可過制為喪服年月之節則不肖有所不勝更不及義理則除釋其服矣若更過此節則不肖有所不勝更不及此節則賢者有所不滿也鄭氏曰邪淫之人謂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遂之謂不時除也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去也孔氏曰小人之曾鳥獸不若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小言急速之甚君子小人不駿疾空隙狹小以駟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君子小人不

閏天道小成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又問服斷於期之義言法天地變易可以期也孔子曰天地之中莫不更始言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中更為今事之始以人事象天地故期年也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者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記者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為母期鄭釋恐未盡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余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

居和壹之理盡矣

切正 四使如字殺所界 以間如字夫音扶

鄭氏曰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及三年為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焉猶然也焉使弗及言使其恩不若父母也取象於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孔子曰九月者使恩象不及於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謂情殺薄期九月隆不及於期謂恩愛隆重總小功以為殺謂情理殺薄期九月以為間是隆殺之間也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年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皆取法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竟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也春秋傳晉鄭焉依國語焉作是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不知其所由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孔氏曰三年之喪於人道之中至盛之文理人恩之至極隆厚也案易繫辭云古喪期無數尚書云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不知定在何時也

右記喪服年月隆殺之義

喪服四制第二十

鄭氏曰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

具矣嘗音紫一音咨知音智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嘗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陰陽順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夫禮以下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揔也異道者言吉凶各不同也變而從宜者門方主恩若於門外變而行義尊卑禮制有恒以節為限或有

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諸人情也思
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仁屬東方
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人道具矣廬陵胡
氏曰禮之大體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故嘗之者是不知禮言
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三者也澄曰
禮之大體體天地者揔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
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
足以該人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內各備陰陽今但以吉禮
為陽凶禮為陰似大拘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為父云偽切下並同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而言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是恩制鄭氏曰服莫重斬衰也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丁斷

切亂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掩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子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大夫始入尊境是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天子諸侯同為南面是尊也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其臣敬君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亦同於父也鄭氏曰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首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節制也首麻之衰雖破不補一成五陵之後不培益其土鄭氏曰食食粥也鼓素琴始存樂也藍

田呂氏曰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納財朝暮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將虞然後沐浴期而小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息非不重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故喪不過三年使賢者不敢盡不肖者不敢不勉苴麻之衰所以為至痛飾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弊而不補葬之為言藏也封之所以識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夷故墳墓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皆示至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所以為之節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自練至祥漸而即吉則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禫之徙月為樂不忍遽也此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除喪乃可為樂未聞為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謂既祥而樂猶可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

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

以權制者也

見賢遍切擔是豔切髻側加切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權制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母恩愛雖同而服則有異家無二尊故也杖本為爵者設故云爵也三日五日七日歷叙其爵之人也擔主謂無爵而杖者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也輔病謂非主而杖者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輔其病故也杖既扶病婦人童子何以不杖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也大夫士既無百官喪服須已言而后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庶人無人可使不許病故有杖不用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毋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髻者婦人之大紛重喪辨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髻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偃

含切訓負荷疑皆未是其義想與贍通謂優之也

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不食滋味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強通故聖人權宜制也八者庾氏云父存為母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五偃六跛七老病八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能伸父在為母齊衰期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為母齊衰期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是也必其不能行秃者不髻偃者不袒之類是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為母齊衰期一婦人童子不杖二杖而起三面垢四先儒以為母暮屬前章父在為者不踊七老病不止酒肉八先儒以為母暮屬前章父在為母暮正以權制而屬前章非也庾氏取父存為母為一而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也夫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者而面垢者蓋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鄭氏曰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杖而起謂大夫士面垢而已謂庶人澄曰正禮為母齊衰三年父在不二尊則降而暮男女皆當杖婦人童子不能病則不杖子為父母皆當病甚若大夫士若庶民則不能如天子諸侯之得遂喪禮皆當髻當袒當踊當止酒肉有四病者則不能此皆權制八者之目鄭說非更勝於鄭呂又勝於庾擔鄭讀式筆切訓為假呂讀都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息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解佳買切殺色

界切諒闇音梁鷓復扶又切

此一節明喪三年之義鄭氏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孔氏曰期悲哀謂期之間朝夕往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藍田呂氏曰

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
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
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
虞卒哭唯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無時謂
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故三年之
隆殺聖人因隆殺而致其禮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
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
庶人書獨稱高宗者先王之禮隆王者之貴有不能行高宗
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
之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
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
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此一節明三年喪不言之義鄭氏曰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
所當共也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唯而不對侍者為
之應爾言謂先發口也此謂與賓客也孔氏曰唯而不對但
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侍者為之對不旁及也對而不

言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言而後事行此言不與
議論相問答也藍田呂氏曰不言而後事行此言不與
故高宗三年不言也所謂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
言非人君而亦不言者謂與賓客接也若治喪之事則亦言
而後行事也唯而不對相者代之對也對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而
倡也言而不議無往反酬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而
不及樂事也此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也故備引
五服言
語之節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管履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
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二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
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

第貞婦皆可得而察焉管音姦必切知音智

此一節摠論喪有三節鄭氏曰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
知也孔氏曰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

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愛親知義以居喪則合道理強者居
喪則能守志節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
第貞婦也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三
月一也十二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
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節以善喪稱
者則孝子弟貞婦可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
別賓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
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無所
重有等變除有節至于襲含歛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
不中於禮非始知者之力不足以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
以稱之於禮非始知者之力不足以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
所趨驗其強有志者之所不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
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矣
矣先王制禮不敢不禮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
末論喪之二節又復以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篇首四
以終分而強以終之則有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篇首四
者則分而強以終之則有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篇首四

者聖人所以立教之道仁知強者君子所以脩道之德於喪
之禮能篤於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者知也始終此
仁知不易其志者強也強即中庸三達德之勇有是三者之
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為孝子
弟弟貞婦也善喪其父謂之孝善喪其兄謂之弟善喪其夫
謂之貞然此本只是言孝子於父母之喪如此而未句乃兼
言弟弟貞婦者蓋能為人子則能為人弟弟之所以盡禮義
於兄弟者以兄乃吾父之正體而傳重者也哀其兄所以哀其
父也能為人婦者亦以能為人子者推
之蓋婦之天其夫猶子之天其父也

右記喪服恩禮節權之義凡八節

祭法第二十一

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第二十一

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

而郊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學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學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案春秋外傳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蘇而宗禹商人禘學而祖契郊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蘇而宗禹商人禘學而祖契郊

冥而宗湯周人禘學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記因被文

有所改正禘者追享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以始

祖配焉者也郊者郊祭天而以此人配焉者也祖者始祖也

宗者為百世不遷之廟與祖同者也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蘇而宗禹商人禘學而祖契郊

郊蘇宗禹者蓋禹既傳子故啓嗣位之後定爲此制而堯舜
二帝則朱均之國各以爲始祖而以天子之禮祀之商以契
爲始祖學始祖之父也無廟而追禘其始祖之孫也郊天則
配享湯始有天下既不得爲始祖故爲百世不遷之宗與始
祖同也虞夏商三代遠不可考且依此記之文釋之周制則
與此記異周以后稷爲始祖追禘帝學與商同然稷爲始祖
就以配郊則兼祖與郊矣文王正當配郊然既有稷配故別
制一禮季秋祀上帝於文王之廟而以文王配亦與配郊同
此禮自周始有前代所無也武王始有天下而不得爲始祖
故爲百世不遷之宗如商之於湯也周祖后稷記言祖文王
非是文王與武王皆爲宗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以
爲當然非必有文可據也後人必欲爲之考實難矣按此篇
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學堯舜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
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祀之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禘郊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
而後之有天下者故稽此以祀其祖宗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
若之何其可儆乎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
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折

切列

鄭氏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
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學也所不變者則數
其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
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孔氏曰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
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
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
所不變更也除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
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
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
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墀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
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
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顯考無廟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土
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封土曰壇
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
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
藏於二桃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
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

所禱為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
之於無事祧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
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
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
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
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
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
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
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
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孔氏曰此明天子以下
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
建立諸侯之國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
夫士之邑設廟祧壇墀為親疏多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王
立七廟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也七廟之外又
立壇墀各一近者封土遠者除地示將士然也父廟曰考考
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
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
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五
廟皆月祭之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
云遠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祧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

二祧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
 祧為壇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寄
 藏文王祧去壇為壇者謂高祖之祖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
 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
 之祖往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有祈禱則就壇受祭壇
 壇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壇者不得享嘗有祈禱則就壇受祭壇
 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禴者則此
 在壇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禴者則此
 侯立五廟壇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月祭三廟
 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祖為壇去祖謂去大祖
 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大
 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
 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禴也顯考祖
 考無廟甲也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太二祖又無廟若
 有祈禱則為壇祭之壇輕於壇今二壇無壇為重太祖故也
 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
 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義具王制疏適士謂
 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
 廟有祈禱則為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
 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一廟為父立之也王考

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為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
 壇有祈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
 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薦輕
 於祭鬼疏於廟鬼薦而不祭也方氏曰王立七廟所謂三昭
 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王考直以考名王以業言大父之
 考特異號而已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王以業言大父之
 父也其生謂之大父故以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則祖
 之所自出故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則祖
 也以其為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祧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
 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魯語言嘗禘烝享釋者謂
 春祭曰享諸侯立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月
 祭者三蓋視天子之親廟享嘗者二蓋視天子之二祧廟大
 夫立三廟所謂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非也遠廟為祧而二
 祧廟大
 七廟之中祧廟二為文武之廟非也遠廟為祧而二祧廟大
 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非先王尊祖宗之意也
 祧有去之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
 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為壇去壇為禴二祧廟享嘗乃止
 則有常禮也至於壇禴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禴為鬼則
 與庶人同凡此者數有加焉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
 而其功德之凡此者數有加焉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

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王制所謂大祖則無可毀之法
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曰去祖為壇則祖可毀何也蓋祭法
為無功德者言王制為有功德者言所以不同陳氏曰祭法
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墀等威之辨理或
有之壇墀之設為其無廟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墀而祭之既
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唯裕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
列其它不預也故周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
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春秋傳
稱襄王致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
知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
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祀有八人小記王者立
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祀親廟四而已是後不知周公
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祀親廟四而已是後不知周公
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問有豐功盛德不遠廟
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
為祀則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祀所謂有二祀是也諸侯
以始祖為祀天子所謂先君之祀是也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
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
廟是也周官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所謂五寢者自

考廟以至祖考廟之寢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為其祀將
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斬也
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桃而及祖廟明矣享嘗者四
時之祭春祠夏杓秋嘗冬烝是也亦有禱焉者求福之祭非常
祭也亦猶四時之壇墀而祭之小宗伯掌辨廟食焉則禱之時廟
之初毀者亦為壇墀而祭之小宗伯掌辨廟食焉則禱之時廟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二廟是謂三昭辨其穆則一桃則守祀
之辨其昭則一桃二廟是謂三昭辨其穆則一桃則守祀
三穆廟則修除貴其寢之常新桃則黜聖示其去之有漸則
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桃稱情而為之
爾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德薄於天子故其
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
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
屬之竭而止王肅謂二桃一為高祖之二共為三昭三穆并大
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別立廟百世不毀與大祖同宗或
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秦溪楊氏曰按祭法與
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祭法與
則序四親廟而二桃大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一穆
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祖二廟享嘗以見

祭法卷二十一
五

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
三親廟而高大無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
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壇或二壇無壇或一壇無壇
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或二壇無壇或一壇無壇
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壇之說出於
金滕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壇以待它日
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為鬼也晉張融謂
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去壇為壇去壇為壇去壇為壇去壇為壇
以盡
信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

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殤音傷適下歷切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
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
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孔氏曰王子謂
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為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
祭適殤故祭於其黨之廟謂王子公子為卿大夫得自立廟
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孫

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庶殤不祭重本故也
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曾子問所謂
陰厭陽厭者是也

右記人鬼之祭凡三節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
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
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
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
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燔音煩瘞於滯切泰折之設逝制二切騂音切音禳祈宗音祭見賢遍切亡

無音

鄭氏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括
也必為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

爾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曰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為祭字之誤也幽禳星壇星以昏始見禳之言營也雩祭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四方即謂山川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陵於壇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孔氏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先儒云並不薦孰殺牲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四時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卻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幽暗也星夜出水旱為人所吁嗟曰幽禳雩祭皆為域而祭之也四坎壇此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

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按周禮六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中序寒暑儲運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按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灾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灾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張子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祭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日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注謂相近為禳析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社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方氏曰雩主祭旱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特至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詩曰靡神不宗祭無所不用其尊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萬物之神也陸氏曰孔叢子相近作祖迎澄曰孔叢子偽書最後出不足為據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

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又雷切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聘禮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孔子曰司命者宮中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援神契云命謂年壽也遭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古帝王無後者此鬼

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此七祀是為民所立與眾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為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雷故三祀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漢時民祭有山而無厲故知山即厲巫祝之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為厲也張子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雷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見于經者不一士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雷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墀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如井反不祭井厲無後者也祭無後者是亦仁術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為門井戶竈中雷特祭法加以司命泰厲為七祀之制不見它經鄭注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

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祭法自
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兩漢魏
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
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各亦祀井而不祀行中雷祀於中
央竈祀於夏井祀於秋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
而偶陰也故祀於秋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
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句龍之官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
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
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
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
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
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

右記天神地示之祭凡三節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

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元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

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

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小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音扶菑音灾捍胡

鄭氏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土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

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

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之五教

郊特牲第二十二

此篇記郊社大蜡及宗廟祭禮之義舊本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一句在篇首故摘篇首三字名篇今更定其章此句雖不在篇首而名篇則仍其舊

天子適四方先柴

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鄭氏曰所到必先有事於上帝孔氏曰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

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

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責誠也

騂息營切

方氏曰郊之祭在建子之月陽生於子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故曰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故言

迎祭天必迎長日之至當是時陽始事天以始事為功也既
長日之至故以日為主兆則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
曰兆於南郊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
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
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
歸功於天也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祀騂牲大宗伯以蒼璧
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乃與牧人異者
蓋赤為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黑為陰之盛色而黃與
白其類也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而已故言牧而牧人
言凡陽祀以該之以牲不必蒼亦從其類而已故言牧而牧人
之至周官所謂凡樂冬日至於圜立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
禮務質畧是之謂大報若社教民美報不美不足為報也少
之為貴多在後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故謂之郊於國則以
地言報在後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故謂之郊於國則以
褻於野則以疏祭之郊節矣馬氏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
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
長非矣葉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周之始郊日以
正以別魯禮鄭氏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
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
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

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
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謂啓蟄而郊明堂位孟春祀
帝正建寅之月鄭誤以為建子鄭氏曰大報天大猶徧也天
之神曰為尊孔氏曰滌報天之諸神唯曰為尊故以日為諸
祭之主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人也燔柴在壇正
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瓦器酒尊及豈籃之屬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

王氏曰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祭
天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
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方氏
曰周之郊非一冬至之郊為歲之始郊澄曰周人始者郊祀
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也後
乃卜用辛日周之始不如此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
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
之命戒百姓也

鄭氏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
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
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勅
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
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也王自此還齊路
寢之室孔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
受命也作灼也禰宮禰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行之也考
亦禰也尊祖故受命命且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是事事宜
就親近者也以射擇士因呼為澤宮至澤宮射以擇助祭之
人是舉賢而置之也又使有司誓勅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
聽受命之聚衆而誓之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聽誓是
受諫義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
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
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方氏
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
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示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
不吉乃用它日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
衆而誓非為王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
之義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也百姓疏而早故於庫門戒之
侯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早故於庫門戒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函服泥

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泥芳劔切切

鄭氏曰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

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案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也反道刻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為燭皆謂郊道之民為之

服視朝皮弁之服也聽之小宗伯告日特早晚及牲事備具

教人尊嚴其君上也未郊故未服大裘也郊祭之旦人之喪

者不哭又不敢函服而出于王之吉祭泥埽廣埽也六鄉

之民廣埽新道於田看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王嚴

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
者任人也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盛美
民聽上之義未實然也馬氏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
否事之下者而皮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與牲之備
此則民莫不從而敬之故喪者不哭不敢函服泥埽反道鄉
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周氏曰祭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
行禮也以聽朝之服而聽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弗命

下詩卷二十二

設日月之章璪十有二旒以象天也乘素車在於被袞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者皆周制也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時于王則王易皮弁服袞冕乘王路建大常以適郊既至下王路息大次又袞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于王則王脫袞著大衣以袞被之易王路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柴置于牲上以焚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於大壇此先後之序也或曰司常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旂有升降之龍而已益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觀禮曰王建大旂以象日月星辰升龍降龍拜日於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旂而設日月其來固久矣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驚冕而下驚冕七章袞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六而冕則一射則驚冕驚冕者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辰於服而冕可知也

歟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袞驚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藁桔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下又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九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下君臣同冕九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後世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文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元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袞孤卿服毳驚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袞它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于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旒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纁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俎黼登於袞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嘆哉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

神與人鬼也滌音迪別

鄭氏曰養牲必養二滌牢中所搜除處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孔氏曰郊天以後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凡帝性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為猶用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用稷牛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天神既尊故帝牛必須在滌三月帝牛不吉取稷牛亦已在滌三月人鬼精甲稷牛臨時別取唯具而己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也鄭注搜除謂搜掃清除周禮養馬謂之瘦人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方氏曰帝為天神稷為人鬼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

鄭氏曰言俱本所以配孔氏曰報本者天為物本祖為工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

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右記郊祭天神之義凡二節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鄉去聲大音泰

鄭氏曰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日用甲也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屋之北墉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孔氏曰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陰宜在北故祭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而君來在北牆下南鄉祭之對陰之義也社是國中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風雨霜露是天地氣通達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為戒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薄社即殷社以為戒無生義故屋隔開北墉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大社謂羣姓所以者

在雉門外庫門內之西其國之社在東按穀梁傳云以為
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
有毫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
室輔大夫以下與民族百家以上共立一傳云秦漢以來雖非
大夫之田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里社大夫以下所置
社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夏松殷柏周栗是也天子
諸侯大夫皆有稷社以國之社亦有稷社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
命民社一也詩有稷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
三也社之主益用石按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
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王無文今禮壇兩圭有邱陳氏
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
首種先成而長五穀也地無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
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王社侯社國
中之土示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農之所報在
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農而巳
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於農而巳
不聞祭社也詩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
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
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或欲合二社為
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與社同設於國

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蓋
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鑿戒之禮王之社則土五
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
先王之祭社稷春祈秋報孟冬大割祠此祭之常者也凡天
地大裁之類祭之大故天裁之攝祀君行有宜宮成有牲此祭
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大
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
希冕其牲用黝其幣血祭其尊大壘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
鼓靈鼓方氏曰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
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
陽而生物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周氏曰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
陽社用甲不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
陰郊用辛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為用日之始則誤
矣凶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示天凶之也於北為牖使陰
明而不使陽明也馬氏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外事
也社內事也而郊用辛日之柔社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
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太社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
功喪國之社不受天息
陽示其生物之功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

報本反始也為社云偽切乘時證切共音恭粢音資盛音成

鄭氏曰中雷亦土神單出里皆牲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孔氏曰社祭是神於地之道此句為下張本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為對地有其物天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為人所取人知四時早晚皆倣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地既為民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與庶民共祭社是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雷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養官與民故皆祭之示其為生養之本也社事以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祭社則合里之家盡出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田獵也畢盡也里作

行也既人得社福故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人之盡行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唯祭社使丘乘共粢盛鄉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共之示民出力也國人之畢作是報本丘乘共粢盛是反始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也始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祀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

則受福為焚云偽切卒祖忽切鹽音艷

鄭氏曰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

記者誤也社或為省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為艷行田示
之以禽使歆艷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
孔氏曰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祭社既用仲春用
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
為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索春秋
火出為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
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
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之卒
五人之既焚之君親誓此士眾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
獸曰而祭社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勅之以習
軍旅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
陣前以示士卒是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歆艷
之以小禽之利也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
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
言失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為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燿於季春則出火
焉水氣兆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燿於季春則出火焉聖
人奉天時則為焚者特出火之事爾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是
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豳詩月令則行

右記社祭地示之義凡一節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
而索饗之也蜡鋤詐切者巨夷切

方氏曰合而言曰大蜡分而言曰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
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曰大蜡八者之外皆其
小也周官有伊耆氏以共杖咸益杖以扶老豈非以伊耆氏
始為蜡以息老物故共杖咸者以是名官乎昔所用者物之
形今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饗黨正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
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
合聚而合聚之益建丑之月為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
建丑之月也益建丑之月為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

二月其得為息民之祭乎鄭氏曰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索謂
求索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於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
焉造者配之也孔氏曰大者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
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明堂位土鼓箒籥伊耆氏之
樂禮運云禮之初始諸飲食菁梓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
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陳氏曰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故後
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為其始制鼓籥又始
為蜡於是以為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曆大禘
作甲子倉頡造書豈皆古王者哉果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
應尊異而神之神不宜列於街枚氏壺涿氏而名下士之官也
張子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
庸七百種八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
所成舊說以昆蟲為八
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
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
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之種

勇切郵音九畷自方切貓音苗為云偽切坊音房

司嗇即百穀之神先嗇者先代治嗇之人若神農后稷之類
鄭氏曰農田畷也郵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
處也詩云為下國畷郵迎而祭之迎其神也水庸溝也孔氏
曰祭百種以報嗇為下起文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
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田畷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
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
造此郵舍田畷處焉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
除害者皆悉包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不忘恩而報之
仁也有功必報之義也蜡祭仁義之至盡也坊者所以畜水
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
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黑

各切殺所界切

鄭氏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祝辭也辭同則祭同處可知也
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蟪蝻之屬為害者也素服衣裳皆

素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孔氏曰土即坊也宅安也土歸其
安則不崩水即水庸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母作謂不為
灾草苔稗木榛梗之屬當各生數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
嘉穀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
齋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
以草木編地皆是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案周禮
籥章國祭蜡則飲豳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
葛帶榛杖素服送終是仁息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仁
之至義之盡也方氏曰水之昆蟲草木皆因其合聚之時以饗
故祝辭言其時事如此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帶
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
若喪也而實非喪故云喪殺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氏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
用財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此其羨之歟收謂收歛積聚也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
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氏曰天子蜡祭四方
不同豐荒有異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孰則當方八蜡
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孰之方萬民謹慎
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
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
息民為臘與蜡異也不與功謂不與農功田夫野夫也野夫
著黃冠是季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皇氏曰此
一節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
成則為蜡陸氏曰言記以不忘四方百物之功方氏曰記四
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記其凶也順成
之方其蜡乃通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曰其合聚而收
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
子不與功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
冬則反於土之時也土爰稼穡者田夫之
事故凡野夫皆黃冠草服謂草野之服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滌音狄 闕音缺

鄭氏曰滌蕩猶搖動也孔氏曰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既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闕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也方氏曰尚聲自樂始也臭未成未用鬯也味未成未牲也馬氏曰凡聲陽也人之死也臭氣歸于天求諸陽以報其魂也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舉其尚聲之意也應氏曰滌蕩者澤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主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鄉

炳如悅切羶如字舊音馨

鄭氏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特牲饋食云祝酌奠于諸侯之禮也既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云祝酌奠于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孔氏曰周變於殷故尚臭先求陰也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甚故云鬱合鬯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主璋為瓚之柄瓚所以對鬯也玉氣潔潤亦是尚臭周言用玉則殷不用主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先灌是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蕭合黍稷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骨合黍稷燒之此謂饋食時以臭氣求陽達於墻屋也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鄉者明上炳蕭之時節也既奠謂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孰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銅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求陽之義也陳氏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以魂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君灌以主夫入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盞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炳蕭是迎牲奠盞皆在既灌之後而炳蕭又在既奠之後灌求神之始也而炳蕭次之迎牲奠盞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焉羶臠膾之氣也羶黍稷之

氣也祭義設燔燎膾蕭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盞之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到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膾蕭炳於室以達其臭氣而羹定之所詔又在於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鄭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炳蕭以特牲所言為饋食之炳蕭澄曰陳氏說是也蓋既奠之奠乃夫人奠盞之奠在朝事時而鄭引特牲士禮祝酌奠于鉶南之奠以釋之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皆當臭字絕句鄭以臭字屬下句者非方氏曰達淵泉以言其幽達牆屋以言其顯染蕭以膾蕭故言羶合蕭以黍稷故言羶馬氏曰人之死也形魄歸于地求諸幽以格其神灌以圭璋用玉器此舉其尚臭之時周氏曰灌雖陰中之陽而氣則下達是氣此舉其尚臭之時周氏曰灌雖陰中之陽而氣則下達是故謂之陰煙雖陽中之陰而氣則上達是故謂之陽陸氏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能降有虞尚氣殷尚聲周尚臭後王彌文氣目事也聲耳事也臭鼻事也味口事也周氏曰尚氣尚聲尚臭者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為主地以薦血為主百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爛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爛皆以為祭故為尚氣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所謂尚臭者

先灌以求諸陰

凡祭慎諸此菟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鄭氏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方氏曰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主者在內故言氣於魂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其死也魂氣復歸于天故求諸陽成形於地及其死也形魄復歸于地故求諸陰先求諸陽則尚聲先求諸陰則尚臭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殷求陽周求陰則知有虞氏之尚氣求諸陰陽之間一祭之內氣也聲也臭也三者嘗兼用焉經言所尚者爾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

求諸遠者與祊百彭切與音余

鄭氏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
 席東面取牲胾膏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
 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
 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與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
 北焉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
 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於
 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也祭以孰者以於正則血腥之
 屬盡敬之心爾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孰為正則血腥之
 於彼於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孔氏曰詔告以於正則血腥之
 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尸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
 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胾膏燎於爐炭入告神於
 室又出墮祭於主謂分減肝膏以祭主前當此時王乃親洗
 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
 今云詔祝于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而者既灌
 之後尸出堂坐尸西而南也上云詔祝于室當薦孰之節薦孰
 首下云索祭以文次之故知直祭祝于主當薦孰之節薦孰
 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于祊者廣博求神非但
 在廟又求祭於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註云門內平生待賓
 又求神於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註云門內平生待賓

客之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
 亦謂之祊祊之於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祭之日之祊禮器
 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
 云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皆拋
 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於彼乎於
 此乎此解正祭在廟門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於彼乎於
 神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室乎故兩處設饌在於彼乎於
 遠人乎此解索祭為祊之時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
 祭于祊者庶幾求於遠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鄭注云至薦
 孰乃更筵主於室之與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與時云尸來
 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與時云尸來
 居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
 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鄭此注雖參禮記及少
 牢特牲而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鄭此注雖參禮記及少
 之祊以於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雖今日之正
 祭假以明日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雖今日之正
 尸於堂謂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氏謂詔祝于室朝事延尸
 于戶西南面布主主席東面取牲胾膏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
 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
 制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

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
 臠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剖肺雖在此時
 其取膋膋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節詔祝於室詔使入以詔
 神方是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益神
 格而後可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首於室
 謂割牲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
 于主謂尸未入祝于主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
 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
 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索祭祝于廟門卒暮有司徹饋
 於而巳是之謂索祭若司徹尸出于廟門卒暮有司徹饋
 饌于室中西北隅如饋之設當此節燔蕭求諸陽灌鬯求諸
 陰奏樂求諸天地之間以為未也故詔祝于室坐尸於堂詔
 祝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庭求諸外也升首於室求諸上也又
 於庭升首於室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上也又
 以為未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於庭直祭祝於室即血毛詔於室
 也索祭祝于故直祭求諸遠也方氏曰詔祝於室即血毛詔於室
 坐尸於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之將
 以用焉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報陽直祭祝于主凡室事
 是也索祭祝于不之也彼此之間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
 以神之散無不之也

人然不可舍是以它求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為遠故覆祭于
 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廟門之旁豈實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

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倮音諒所音祈相去聲嘏音假

鄭氏曰倮猶索也倮或為諒所者尸有所俎也福者人君嘏
 辭有富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
 植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
 拜安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曰嘏長大訓也尸或
 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孔氏曰此訓祭祀
 所為之事案特牲少牢設饌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
 所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
 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特牲饗尸時曰執鉶南之奠祝
 設辭以饗之尸遂祭啐是相饗之也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
 大也方氏曰倮強也索祭祝于祊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為非
 強有力者不能如此首謂升首也首猶而直也偶而坐則有安
 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安
 食則有備入或逆之升或延之凡為此者心鄉之而欲神饗
 之也福而有嘏或逆之義中庸言大德得祿壽得壽故長得祿故

大故曰嘏長也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

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鄭氏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孔氏曰毛血謂祝初薦毛血於室時也血告幽毛告全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全者言牲體外色完具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肺肝心並為氣之宅祭時先用之是貴之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陸氏曰凡物內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毛也以毛血告之而已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腍腎燔燎升首報陽也

細切腍音津腎音聊燎凌馬切

鄭氏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齊五齊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腍腎腸間脂也與

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孔氏曰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兼肺而祭故云加肺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肺是五藏在內水屬其方皆陰類魄歸地為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朝踐時取腍腎燔燎干燼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腍腎及蕭與黍稷合燒之腍腎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是牲體亦是陽魂氣在天為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方氏曰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於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詩言取蕭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陸氏曰祭黍稷加肺少牢所謂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肺尸受同祭于豆是也祭齊加明水即此所謂明水流齊貴新也鄭氏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讀加為尚之誤也報陰當朝踐之節報陽當饋食之節報陰肺用明水則報陽用明火可知

明水流齊貴新也凡浼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

此水也浼始

銳切

鄭氏曰流猶清也五齊濁涕之使清謂之沆齊及取明水皆
貴新也孔氏曰設明水及沆齊貴新潔之義所以沆此齊以
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方氏曰明水沆齊即上所言祭齊加
明水沆則和之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清為濁則故清則新
故曰貴新也非特此而已若酒沆于清汁獻沆于醖酒之
類亦皆貴其新焉故曰凡沆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
於月又由主人之潔誠著見於此水益汗則暗絜則明也周
氏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又益齊沆酌
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與醴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沆齊與益
齊同用沆酌此言明水沆齊益自益而下三齊也沆者以水
而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陸氏曰齊益齊也益齊沆酌
由主人之潔著此水言苟主人不獨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為
也明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
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稽音

鄭氏曰割解牲體孔氏曰再拜稽首肉袒是恭敬之至極恭
敬之至乃是服順於親也方氏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

以致親割之勞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
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為屈
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為故曰稽首服
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
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鄭氏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
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孔氏曰義宜也
事祖禰宜孝是以義而稱孝孫孝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
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也唯稱曾
孫言已足曾重之孫也熊氏曰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
對禰為言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鄭注直云諸侯者略也
庾氏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
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
陸氏曰按少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子孝孫名今略之
外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家也據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方氏曰某名
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

腥肆爛臚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肆勅而

切審

鄭氏曰治肉而肆臚孰也孔氏曰肆別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別或進湯沈或薦炙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是主人自盡敬心求祭之心不一爾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謂腥體而陳之謂肆燔而未臚之謂爛孰而為箝之謂臚孰謂之臚也

舉學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

將命也罕古雅切安它上聲

鄭氏曰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筭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筭諸侯奠角孔氏曰筭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即席而舉之詔告也尸始即席舉筭角之時未敢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安尸也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筭

由世質故爾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令方氏曰筭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陸氏曰凡祭祀灌獻用筭齊用爵然則舉筭角詔安尸當灌獻之節安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裸前安尸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食始詔安尸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在此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醖酒猶明清與醖酒

于舊澤之酒也醖側產切又如字澤注音亦

鄭氏曰縮酌用茅謂泝醖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醖齊縮酌五齊醖尤濁和之以明酌泝醖之齊以明酌也明酌者事酒之則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醖酒皆新成也酌酒斟也酒已泝也醖酒况于清謂泝醖酒以清酒也醖酒盜齊盜齊差清和之清酒泝之而已泝盜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

沉于醖酒者沛拒也。以醖酒也。獻讀當為莎。拒也者中有。鬱和以益齊。擊沛之出其香。才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沛拒也者。非也。尊也。猶若也。澤讀為。驛舊。驛之酒。謂昔酒也。沛。也。天子諸侯之禮。與醖酒以舊。驛之酒。沛之。就其。所。知。以。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以。舊。既。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先。用。明。酌。和。此。醖。齊。然。後。用。茅。沛。之。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醖。齊。尤。濁。酸。酒。清。於。醖。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以。事。酒。沛。醖。齊。明。謂。事。酒。之。名。即。今。卒。造。之。酒。也。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醖。是。和。醖。醖。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也。事。酒。謂。為。事。而。益。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不。用。茅。也。周。禮。云。益。齊。流。酌。益。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冬。釀。接。夏。而。成。故。云。久。味。相。得。也。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醖。益。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記。者。釋。之。既。以。事。酒。沛。醖。齊。清。酒。沛。益。齊。則。沛。拒。也。亦。應。用。二。酒。今。乃。用。益。齊。者。拒。也。尊。故。用。五。齊。沛。之。齊。早。故。用。三。酒。沛。之。也。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沛。醖。齊。以。明。酌。清。酸。酒。沛。于。舊。驛。之。酒。也。就。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今。時。明。

明謂明酒清謂清酒酸酒謂益齊舊驛之酒作雖久昔酒作記之時以昔酒和此三者而沛之也舊驛之酒作雖久昔酒作記之時以故用此沛清酒清酒冬釀夏成其味厚也方氏曰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醖齊縮酌益齊流酌王氏謂縮酌以茅縮而後酌也流酌以酒流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取滓也與盈縮酌此言縮酌以酒流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取滓也與盈縮酌之縮同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也酌謂取酒以獻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也縮酌則謂酌而明故曰獻酌也益齊曰酸酒益以所造之器言酸以所酌之器言汁獻沉于酸酒即鬱齊獻酌是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也。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醖。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醖。齊。必。縮。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酸。酒。之。濁。故。不。若。醖。齊。之。濁。故。以。清。酒。流。之。而。已。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為。尤。明。故。於。用。醖。齊。饋。食。用。也。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裸。事。用。鬱。齊。朝。事。用。醖。齊。饋。食。用。益。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流。清。酒。酸。酒。而。明。之。其。理。則。同。周。氏。曰。醖。齊。與。泛。齊。濁。故。縮。之。所。謂。縮。酌。用。茅。也。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益。齊。至。沈。齊。少。清。無。待。於。縮。

以茅唯沉之而已所謂醲酒沉于清者也汀獻之味薄於醲酒故以醲酒沉之其猶醲酒之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沉之也然言明水沉齊則益齊而下必從其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言醲酒沉于清則益齊而下必從其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酒所以趨時趨時所以致神道而用清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註讀為拜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獲禾報社由用也辟讀為拜謂拜災兵遠罪疾也方氏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于上帝載受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秋冬報良報秋報社稷之類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水而用桃孤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彼之所言蓋為已爾此之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按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豆數是年齒相次非正也豆也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鄭氏曰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孔氏曰黃彝以黃金縷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也黃是中方色曰是氣之清明者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按明堂位云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馬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為用上也方氏曰日之精水也其光火也水為體故其氣清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也清明黃流在中而以瓚酌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外也澄曰六彝之次虎彝雉彝雞彝鳥彝犀彝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故曰上尊鄭氏云於諸侯為上陸氏云尊先大彝先小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

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道爭居切 醢音海

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藟菹道麋藟
饋食之豆有葵道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孔氏曰恒
豆謂朝食及饋食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若
藟藟是也加豆謂祭末醢尸之後其道陸地所產之物若羸醢
豚拍之屬是也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羸醢魚醢是也謂
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
本麋藟菹道麋藟與此同其非道醢醢菁道鹿藟其非道菁
道非水物與此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道羸醢豚拍魚醢
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道鴈醢
筍道魚醢芹道與深蒲及落道等非陸產兔醢與醢落道鴈醢
物與此異其邊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前唯言豆
後連言邊者邊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所薦之
物不敢用常饗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
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耆時至切卷音來 好去聲樂音洛

孔氏曰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耆也交冕路車尊嚴不可
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以示勇壯之容不可常
娛樂也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
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為私利方氏曰邊豆之實水土之品可
食之以為禮而不可資玩好武舞執干戚以為勇壯之容而
所以樂其情宗廟奉鬼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
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
可耆可好之類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耆則知後之所
言玄酒明水與夫大羹皆不可耆言路車不可陳而不可好則
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
則知疏布冪與夫蒲越藁鞞皆不可便其利也前總其畧後
別其詳陸氏曰宗廟之威不言行而字釋大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
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醯呼兮
切斷丁

亂切

孔氏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煎煉治之也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尚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而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
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鞣之尚明之也大羹
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
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襲
之甚也如是而后且莞音官簟大點切越音活橐古老切鞣簡
八切和去聲咏注音篆文鞣切幾巨依切乘

去聲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
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藁鞣藉神席也明之者神
謂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几謂漆飾沂鄂也孔氏曰玄酒
尊上其古故設尊在前罍人云疏布罍八尊禮器云犧尊疏
布罍是疏之尚也凡常所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鞣之
尚是神明矣雖謂刻鏤言常車以丹漆雕飾之為沂鄂而祭
天乘素車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此一句包上酒醴以
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如其交接神明
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襲之甚也尚質尚儉如是而後得文
神明之義方氏曰夫味以淡為本感於醢作於酸化於苦窮
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
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弗其色則黑與青青與
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
故也績五采所會繡五采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
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
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工
之蠹矣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工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潔

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藁藪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為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王大圭則以玉為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責其質而已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襲之甚樂猶有義焉襲則甚矣

右記祭禮所用器物之義凡一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孔氏曰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五皆特牲社稷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孔氏曰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亦犢也鄭氏曰犢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方氏曰尊者小而少子者大而多故曰責誠蓋誠在內而不在外天子牲孕弗食則

諸侯容或食之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為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祀土穀之神天子之德比於天諸侯之德比於社稷周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特牲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但以貴誠為主蓋諸侯以事天者而事天子則足以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也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按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繁步干切

鄭氏曰此因上以少為貴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車字之誤也孔氏曰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禮器非加兩之差故鄭知為誤也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死路三就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誤是過論

右記祭禮貴誠賤物等義凡三節

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孔氏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
味人道褻近事天宜極故用血是貴氣而不貴味也宗廟敬
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燭燭又稍近
味陳氏曰禮以全於天者為尤厚近於天者為差厚以近於
人者為差薄全於人者為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
天者也燭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
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方氏曰一
獻孰則饗味矣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燭之為至爾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脰脰而已矣

孔氏曰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饗竟然後天子
以鬱鬯酒灌之也鬱鬯是臭故云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
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上公則三饗三食
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
之時雖設大牢之饌先薦脰脰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
尚脰脰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鄭氏曰大饗饗諸侯亦不饗
也味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

就卑也

重直龍切
酢才各切

鄭氏曰言諸侯相享獻酢禮敵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
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孔氏
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
之席而受酢三重席是諸侯禮三獻之介謂諸侯遣卿來聘
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
再重此介雖是大夫今為介降一等祇令專席主君若受此
介之酢爵雖應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降諸侯之
尊以就介之卑故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
侯之卿皆三獻也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
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它國之卿
來聘而大夫為之介為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
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
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陳氏曰周官天子
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於二重則君之席三重者是設
制也蓋夏殷之文雖不及於周之盛而禮之數有於周制
則周於夏殷之席蓋益其文而損其數耳澄曰案大饗有三

禮異名同大饗腥謂大袷先王先公也大饗尚服脩天子饗諸侯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諸侯相饗也饗先王先公謂之大者也饗諸侯謂之大者言天子饗元侯之禮盛比常時饗耆老孤子卿大夫羣臣等則為大也諸侯相饗謂之大者言主君饗鄰國來朝之君比享鄰國來聘之大夫則為大也故三者皆名為大饗

右記祭禮貴氣賤味等義凡三節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禘當讀為祠食音嗣

孔氏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此陰陽之義也飲是清虛養陽氣食是體質養陰氣禘饗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禘嘗同是追慕饗食同

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覆釋上文陽時為饗則有樂故知凡聲是陽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春曰禴此篇所論夏殷禮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陳氏曰食嘗無樂益非殷周之制周氏曰考於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樂者豈非夏之制與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氏曰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也氣化謂五聲八音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者也禮樂由於天地大小拜伏之事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以禮樂也禮樂由尊卑大小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以也澄曰此因上文凡聲陽也而言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孔氏曰此論朝聘之賓及已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已今約大射及燕禮解之案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已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之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又案大射禮賓至庭奏肆夏乃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卒爵拜告旨而樂闋賓飲卒爵醉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乃奏肆夏公飲卒爵而樂闋又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酌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與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奠酬而工升歌者案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解於公所謂殊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

饗時至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燕禮異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亦歌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鄭詩譜云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壯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一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匏竹在陳氏曰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也發德者所以示德也匏竹在下所謂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然哀公問則主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

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畧不同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

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

往德也列別彼切

鄭氏曰旅衆也邇近也鍾金也獻金為作器鍾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孔氏曰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以下即旅幣無方之事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最在前陳金則次於龜後不謂之金而謂之鍾者貢金以供王之鑄器器莫大於鍾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前龜後幣帛金廁居龜帛之中故云參之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庭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玉以表德今將王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表往歸於德也謂王君有德而往歸之此一節朝聘庭實之物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不下堂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孔氏曰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夷王下堂見諸侯自此以下或有然者故云以下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

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阼

切路

鄭氏曰天子無客禮君適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明饗君非禮也大夫饗君由疆且富也孔氏曰春秋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則諸侯饗天子亂世非正法臣既不敢為主不敢有其室大夫富疆專制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疆盛則干國亂紀君能殺之是銷絕惡源得其義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桓公子也牙欲立慶父季友以

君命酖之慶父弑二君奔莒季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
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乃縊案三桓之前齊有無知衛有州
吁宋有長萬皆以彊盛作亂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抑魯而
言三桓之後若襄仲季孫意如雖彊君不能殺抑時有能殺
者言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
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

何為乎諸侯之庭朝音潮覲大歷切使去聲

鄭氏曰私覲是外交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
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孔氏曰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
禮大夫為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從君而行不敢貳
心於它君所以不行私覲之禮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覲謂大
夫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則可私覲所以申已之誠信也若從
君而行不敢私覲所以致敬於已君也當周衰之後有臣從
君而行設庭實私覲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其與君無別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鄭氏曰庭燎之差公益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僭天子也
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孔氏曰庭中設火以照
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百者作百炬列於庭也
天子百寮齊桓僭用後世襲之大射禮燕饗諸侯納賓奏肆
夏文子亦奏之此謂納賓樂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
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
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陳氏曰齊桓公
之僭以彊趙文子之僭以奢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
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

右記祭禮有樂無樂等義凡七節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

路諸侯之僭禮也縣音玄錫音陽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
白牲大路殷天子禮孔氏曰天子宮縣諸侯唯軒縣今乃宮

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牲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
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諸侯合乘時王車今
乃乘殷之大路並是僭禮明堂位云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
牡孟春乘大路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皆天子禮樂
特賜周公魯唯周公廟得用之若用於它廟及它國諸侯非
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僭也詩云鏤錫錫以金
飾謂用金琢傳其有
背外高如龜背也

臺門而旅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玷丁念切
繡注音消

鄭氏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
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玷反爵之
玷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
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縮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
衣朱褱褱黼領也玷以土為之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
曰臺門樹立也玷以土為之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
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
不得共為一物故以繡為綃謂於綃上刺黼文也案禮公之
祭則中衣得用素但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
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
祭則中衣得用素但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彊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
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鄭氏曰言僭所由孔氏曰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
擅相尊貴以等列相覲以貨者大夫私相覲以貨賄不辟君
也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彊
也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
亂方氏曰微故見脅彊故取僭四者之言互相明耳相貴以
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覲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
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
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貨指物利指事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三家見而僭焉仲孫叔
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方氏曰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
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陸氏曰言
不敢明非不得也故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鄭氏曰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孔氏曰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為二代之後者猶尊尚其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則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通典唐天寶三恪二王後議曰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禮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恪者則非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夏殷為三恪也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挾禮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記陳武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挾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代且武王所封益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其代也况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丹朱為唐堯後作賓于虞書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為二王後矣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杞可以推知陸氏曰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知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大過故不過二代

鄭氏曰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孔氏曰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

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為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鄉去聲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也鄭氏曰答對也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即天也方氏曰君以陽明為德故南鄉答陽以鄉明也臣以陰順為德故北面答君以示順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音避

方氏曰九拜以稽首為先首至地禮之隆也諸侯之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乃可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鄭氏曰辟君辟國君也孔氏曰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家臣不稽首者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以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為云偽切

孔氏曰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於大夫有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答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周氏曰君有答於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也

右記祭禮之僭等義凡七節

孔氏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音姬

猶恐為敬不足于時祭者致齊三日不樂不弔專一其心用祭者情散意逸故譏而問之鄭氏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日言之諱也方氏曰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氏曰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鄭氏曰祔之禮宜於庫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周禮市

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孔氏曰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孔氏曰

繹祭當於廟門外之西今乃於庫門內祔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於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

市內西方三事皆違禮故言失之矣祔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室內求神堂上接尸一時之事

二者同時也釋文云繹又祭也詩云繹賓尸也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賓尸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天子

諸侯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上大夫賓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方氏曰祭之正日索祭

謂之祔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陸氏曰祔在當日繹在明日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然則繹在廟門外祔在

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祔乎外者蓋祔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

○鄉人祔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傷音

鄭氏曰祔疆鬼也謂時難索室殿疫逐疆鬼也祔或為獻或為難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孔氏曰鄉人驅逐疆鬼孔子恐

廟神有驚恐身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馬氏曰難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

法見於周官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聖人德合神明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難者不違衆以

立異也葉氏曰難有二名難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難禳讀如陽禳猶禳也

故以禳為名鄭氏以為疆鬼之名誤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氏曰言何以能聽此樂節與射容相應何以能使射容與樂節相應

善其兩事相應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蓋射必以聲而後發

發而不得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曰

何以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孔氏曰以其未能所以縣之長大不得不能不能則辭以疾言以疾病而不能與初生縣弧之義相似也為士之義

右記祭禮之失等義凡五節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此處為小字釋義，內容較為模糊，但可見其為對正文的詳細闡釋。



